

# 地荒

第七期



新嘉坡荒地社出版

# 目錄

封面	登明	(一)
憂患(木刻)	梁明	(一)
憂患(詩)	仲生	(一)
年青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庸夫	(二)
也談學習寫詩	L.S	(三)
讀魯迅的「葯」	宏星	(四)
英國寫實作家迭更司	郁彬	(六)
人與人之間(獨幕劇)	憑之	(七)
雨季	白蒙	(九)
多才多藝的愛倫波	李成業	(十三)
悼亡友	史囊	(十三)
遭遇	Layman	(十四)
跟我一道兒出來罷!	娜諾	(十四)
從海上歸來了	竹筍	(十五)
王大保傳(續)	玲	(十六)
抵制黃色文化專號	弓長等	(二十)

## 荒地半月刊

出版兼發行：荒地社

通訊處：新加坡芽籠路

三十二巷三十九號

HWAN DII SHEH

30, Lorong 32, Geylang Road,

SINGAPORE. 14.

承印：宏藝印務公司

新加坡俊源街廿七號

電話：二零八三六

出版日期：一九五三年  
十二月一日

荒地半月刊價目表

零售：每本三角

定閱：三個月 元八角

半年 三元五角

一年 七元

(英屬地郵費一律免收其他各地另加四分航郵照算)

憂 患 (木刻)

梁明



# 憂 患

仲 生

這一對相依為命的母子，

他們回到那被火燒燬了的貧窮的家；

年老的年幼的都分担了無窮的憂患，

默默無言地停留在火災場上，

在他們面前排着的是一條更艱難的路呵？

## 年青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年青人的眼睛是雪亮的，當他們看到成年一個個倒下去時，他們準會堅決的站起來，——即使他們不能「依據自然發展規律而進行」。但他們的「堅決的站起來」已足使一些成年們恐懼。可是有些倒下去的成年人，還不肯勇敢的承認他的被摧殘；仍然要爬在地上喊幾聲，簡直像狗在吠。——但也怪可憐的，他的喊叫聲，也只不過像黑夜里出來找吃的老鼠的叫聲一樣渺少，對睡熟了的人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而一些醒着的人又不會給他予同情。因為時代是永會前進的，新的一代當然會迎頭趕上舊的一代，新思想也會隨着新時代而產生，如今已不是「孔門」的時代了。

年青人的眼睛是雪亮的，當他們看到他的朋友，突然變了心，突然沉進勢力的網里時，他們會發出怒吼之聲，指出他的缺點，醜態，卑鄙，如果那位曾經被稱爲是他們的朋友的「朋友」，還是不清醒，還是以爲他走的路是對的，他們拋開這沉重的包袱，勇往直前。

無論如何，年青人的眼睛總是雪亮的，他們即使是在黑夜裡，也能分辨那邊、那人、是他們的敵人，還是朋友。可是當他們的友人爲敵人誘惑而向敵方靠攏時，他們將會反刀一殺，把這位叛兵拉出來示衆，即使他們那位「靠攏」的友人還是套上假面具在喊：「我是你們的友人。」他們也不會留情的，因爲他們懂得如果放走那位自稱爲他們的朋友的朋友，是等於殺害千萬條有爲的生命。

年青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敢以清亮的眼光正視血淋淋的事實，他們如果看到任何事情是不對的，他們一定要開口，他們不但敢說

敢罵也敢承認，因爲他們雪亮的眼睛已經看到了真理，爲了真理，他們絕對不會「一走了之」。——只有那些自豪的成年人才會爲了「自私」，而躲在現實的後面，這種不敢「一走了之」，反而躲避在情人屁股後面的成年人真是可恥。

年青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不會亂攻擊他們的敵人，因爲他們懂得彼此既然是「敵人」，就應該沈着應戰，何必多喊口號，可是他們對那些套上假面具的「友人」，他們將會舉起他們的槍尖刺破他的「假面具」。這種逃避現實而又自稱爲是「依據自然發展規律而進行」的「友人」，的確要不得，真是槍斃有餘。

年青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能够看清楚人生應走的路，他們敢面對現實幹到底，可是一些被生活壓扁的成年人倒認爲「面對現實幹到底」是優勁，嗚呼！這種成年人爲何不坦白的檢討自己，改過自新再跟青年人一道兒去找尋真理呢？

有些成年們不敢面對現實，只是會「魚目混珠」，反而說還是「懂得環境的情況」，「能看事情的全體」，「這是多麼可笑的謊言，——年青人的眼睛畢竟是雪亮的。」

年青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早就看出躲在現實後面高喊是「智識份子」的成年人是一種病，但這種病是可醫治的，——承認錯處，重新奮鬥起來是自豪的成年們的單方。

稿於 門外

· 庸夫 ·



# 一也一談一學一習一寫一詩一

LS

讀了寒風君的「關於學習寫詩」(見荒地第五期)，我有點小意見，特提出來請教大家。

我很同意寒風君所說的一點是：「以一個與社會根本很少接觸和認識」(認識兩字用於此在文法上有錯誤——引者)，「經驗都顯得缺乏的」，想單憑「天才」「靈感」學寫詩或寫好詩，不但學不好也不會寫得好；而且終有一天，「幼稚的情感洩發完了，才華也就盡了的」這也正因為「詩歌是藝術的結晶」，並不如一些人所想的寫詩「如吃飯那麼簡單」的。要寫好詩，不但要有充實的向前的生活實踐，而且「除非你的寫作技巧，經驗，真的是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或者你在寫詩這門上確有了長期鑽研的成績。」這是真理。在這真理的面前，大概沒有人敢反對的吧！

但是，如果以上面所說的理論來否定初學寫作者在詩上下功夫，以便證明初學寫作者應從學寫散文小說入手，才不致浪費，造成損失的話，那就有點不妥當了。

爲什麼呢？

無論學寫詩，或學寫散文小說，要有所成就的話，同樣是不能離開向前的生活實踐的，同樣是不能單憑「天才」「靈感」的，否則，不能有所成就，是可以斷言的。這該是大家所公認的寫作法則之一吧。因此，不動告那些單憑「天才」「靈感」學寫詩的人，改變他們單憑「天才」「靈感」的寫作態度，不動告他們加緊充實社會的，藝術的向前的生活經驗，加強實踐，反而滿以爲只要他們努力轉向學寫散文小說，就比他們那樣努力學寫詩，才不致於浪費，造成損失，這如不是主觀的夢囈，顯然是捨本逐末的不能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不是很明白的嗎？

當然，不但在寫詩，就是寫散文小說，要寫得好和精，除了需要向前的生活實踐外，還要有達到「爐火純青」的寫作技術，以及長期鑽研的成績，是很重要的。但如以爲不經過一番努力學習寫詩的過程，一下子就要有長期鑽研的成績，「爐火純青

」的寫作技巧等，能够寫好詩時才來寫詩，否則，甚至因而否定努力學習寫詩的必要，顯然是不對的。因爲寫要有長期鑽研的成績，「爐火純青」的寫作技巧等，就必然要經過一番努力學習寫詩的過程，才能達到的，也不是很明白的嗎？

我敢相信：詩並不會因是「藝術」的結晶，就比散文小說難寫的。其實，寫詩有寫詩的難處，寫散文小說有寫散文小說的難處，它們之間實在不能分別誰易學誰難學的。一個散文家或小說家可能會覺得詩比散文或小說難寫，而一個詩人何嘗不可能會覺得散文小說比詩難寫，這不是一個明証嗎？一個善寫一手好散文小說的作家，雖不一定善寫一手好詩，同理，一個善寫一手好詩的詩人，也不一定善寫一手好散文小說，也不是一個明証嗎？問題正在于所以會有這種現象產生，是與作者們的作品取材或內容有一定關係，特別是與他們的社會的，藝術的生活實踐諸問題有更重大的關係。換句話說，他們所以會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是由于他們的學習寫作生活實踐的過程有所不同而形成的。因此，如不根據個別的情形，着重在向前的生活實踐的基本問題的解決，反而滿以爲寫詩比寫散文小說難作爲理由來勸告初學寫作者應先從寫散文小說入手，會比寫詩入手來得容易，和有成功的保障，實際上只有徒俱空言，於初學寫作者又有什麼益處呢？不是很明白的嗎？

何況寫詩又是好的，不是不應該學的！

我這麼說，豈不是說我贊同初學寫作者應專門在詩上下功夫嗎？不！我認爲我們既不應隨便否定初學寫作者應專門在詩上下功夫，但也不應毫無根據地肯定初學寫作者應專門在詩上下功夫。一般地說，初學寫作者要專門在某種文學形式上下功夫，最好先經過多種多樣的文學形式的學習創作。換句話說，初學寫作者最好先從事各種各樣的文學形式的嘗試，學習創作，而在嘗試各種各樣的文學形式的學習創作的過程中，逐漸在吸收各種各樣的文學形式的創作的經驗或心得，到了相當的程度，然後

才從中去選擇那些較適合自己的表現能力的文學形式來專門下功夫。這樣不但不失為「博」，也才能真正的「專」。因為「專」經常是必須從「博」中去提煉出來的，而且，這樣做是會更有益的！實際上，相信世上的文學家們，他們雖然在文學形式上各有所長，但却不限於只懂他們的所長，這恐怕是他們在學習寫作的過程中，正是這樣做的吧？

如果我們一定要勉強地告訴初學寫作的應從先從那種文學形式入手的話，那麼，我認為：這就必須根據個別的具體情形來處理。就是說，根據個別的初學寫作者的生活歷史，包括他們的閱讀範圍，生活環境給他們的影響，以及連他們的興趣所在等等條件來決定的。在這點，我們決不能先製定一個公式告訴每一個初學寫作的一定要先從這種文學形式入手，而不應光從那種文學形式入手。如果一定

這樣做，那麼，這顯然是一種死板的教條主義者的方法，不但不值得我們效法，也非行不通的。我想，這也是很明白的吧？

最後，我必須重說一遍：寫作（包括寫詩）是件嚴肅的艱重的工作，決不能輕率從事的。我們應該堅決地反對單憑「天才」「靈感」的寫作態度！我們更應該強調加緊充實向前的生活經驗，加強實踐，才是寫作的成功的最堅固的基礎。詩人艾青先生說得好：「我先做人，然後我寫詩。」（大意未對原文。）做為一個詩人都還應重於做人而輕於寫詩，何況我們初學寫作（包括寫詩）者，那能不重於做人而重於寫詩呢？

我的意見就說到這里為止，也許我的意見會主觀片面，熱望大家指正。

## 讀魯迅的「藥」

宏星

「藥」是魯迅先生早期的短篇創作，這篇創作是以滿清末年的封建專制時代為背景，刻劃當時封建統治下的人民生活。它通過了一個「人血饅頭」，反映出當時的中國社會一部分人民的迷信無知，和對反滿革命的敵對，以及十足奴才性的愚昧行為；在這創作中也同時在贊美當時的反滿革命。魯迅先生在這一篇創作中刻劃出幾個極成功的人物，令人讀了自然而地產生出強烈的愛和憎，使讀者再也想不到人類竟有那樣愚昧無知，和那樣刻骨的冷酷；同時也使我們意想不到這種冷酷的現實竟也能如此活靈活現，竟能如此深刻地和顯明地在我們的眼前。這不能不說是魯迅先生的成功。

在這篇創作的題材處理上，

可分為六個場面：第一，是華老栓清早起身，向華大媽要錢，點燃燈籠準備動身；第二，是華老栓走到藥店的街口，看見刑場上殺人的景象，拿錢換到了藥——人血饅頭；第三，是老栓拿藥回家，與華大媽商量如何煮藥給小栓吃；第四，老栓和華大媽給小栓吃藥；第五，康大叔和閱人在老栓的茶館裡，笑罵反滿份子；第六，華大媽清明在小栓的墳墓上和瑜兒的母親見面，並看見了這一位烈士墳上的花園。在這六個場面裡是任何一個都不可缺少的，而這些場面的轉換和擴展，都是非常緊湊的，有着一條緊緊貫串起來的綫索——人血饅頭；從開始的準備買藥，去買藥，煮

藥，吃藥，以致引出藥的來源，和它的結束，這些場面都是一個緊接一個，是不可分離的，不可再刪減的。而且，這些場面的轉換和進展都極其自然，毫不牽強。這就是「藥」在創作上題材處理的成功。是我們初學者處理題材的典範，值得我們再三地體會和學習。

「藥」在處理題材上的另一成功的地方，是把題材發掘得極深。在第五個場面裡，作者假藉茶館這一場所，介紹出封建專制社會裡的許多醜惡的，愚昧無知，奴顏婢膝和沒絕人性的人物；並且由這醜惡人物的談話中，側面地刻劃出一位堅貞不屈的反滿革命烈士——瑜兒。這不僅使瑜兒的堅貞不屈，為羣捨己的精神

和那些奴顏婢膝，抹盡天良的醜惡對照，和相襯托，並且在這裏埋了一個伏筆，給予故事有了一個新場面發展的可能，這發展就是由咀咒這些醜惡人物轉到讚頌革命烈士……給瑜兒的墳墓送上一個花園。

魯迅先生說，寫一篇作品「選材要嚴，開掘要深，不可將一點瑣屑的沒有意思的故事便填成一篇文章，以創作豐富自誤。」以我們一般初學者來說，正難以做到這點。我們經常不會對題材的增刪，佈局，由一個場面自然地牽強地轉換到另一個場面的處理，經常不易處理得好；若要談到在原有的場面中發展出新的場面來，添加新的內容，這就更加困難了。可是，魯迅先生却已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選材謹嚴，發掘要深的話。

從這一短篇的主題方面來說。我們可以到處見出作者對主題嚴緊的掌握，在每一個場面裡沒有絲毫的放鬆過，處處以具體的形象來強調主題。

中國人民在封建專制統治下過了幾千年的混沌生活，造成了人們意識的麻木，迷信，愚昧，無知，和根深蒂固的奴隸意識。這些正是魯迅先生在「藥」中所要暴露的，也正是所謂含淚的鞭策。在魯迅筆下，除瑜兒和那些不知名的反滿份子之外，這一些愚昧無知的人物，從他們各人的生活處境來說，雖各不相同；但從他們的階級屬性來說，却都是

滿清封建專制制度逼着牛馬生活，生死之權操在他入手中，過着同樣命運的人；可是，他們却不敢想也不願有人（尤其是屬於和他們同樣地位和命運的人）起來反滿，企圖解脫奴隸的枷鎖，他們却妄於奴隸的地位，甚至嘲笑那些敢存那種願望的人，仇視他們，甚至出賣他們。這些奴才的愚昧，麻木到此地步，幾乎是不可理解的，正是表明封建專制統治對於他們毒害之深。這也正是魯迅先生所欲刻劃出的主題。從以下的幾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對這一主題強調的意圖。

一，在描寫人們在天未亮時，就三三兩兩地趕去刑場，熱烈和好奇地去看滿清統治者殺害為解脫他們自己的奴隸枷鎖的革命志士。

二，人們相信這「人血饅頭」可以治好小栓的肺病。有的說：「包好！包好！這樣的趁熱吃下去，這樣的人血饅頭，甚麼癆病都包好！」他們甚致於毫不顧忌這饅頭上染着的血，是為他們擺脫奴隸地位而流的，反之，尚以拈得這些為反滿革命而遭極刑的革命份子的鮮血為「好運道」。

三，為了勢利關係，這可恥的人類——夏三爺竟將自己的姪兒——瑜兒，出賣給統治者，為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竟把自己的姪兒送到劊子手的刀下。這可恥的人類沒有所謂「天良」，却是「拈拈厚嘴唇」若無其事。

而其他的人，則盡想在這被犧牲者身上去榨油水，絲毫沒有人性。

四，在滿族的封建專制地主階級統治下，向統治者分得幾根骨頭的小獄吏——紅眼睛阿義，根深蒂固的奴隸意識，使他竟像屍首一樣的麻木，不敢去想像「大清天下是我們」的，反之，說那不像「人話」，却站在維護封建制度者的地位給瑜兒兩個嘴巴，說他「造反」。而另一些人却對阿義的這一行動大加稱讚起來，高興地說：「義哥是一手好拳棒，這兩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在茶館裡的人們，對瑜兒為革命而犧牲的壯烈行為解釋為「不要命就是了！」「賤骨頭」，「發了瘋了」，極力加以嘲笑。

五，夏四奶奶墳場，以為自己的兒子被處死是「敗壞」家名，以這為耻辱而現出「羞愧」，更不知瑜兒犧牲的壯烈和光榮，却為瑜兒「叫冤」。在夏四奶奶眼見到兒子墳上紅白的花，圍着那尖圓的墳頂，以為是瑜兒的「顯靈」，這又是作者強調主題的表現。

從以上具體的刻劃中，可知作者在表現這主題時，是隱藏着多麼強烈的愛與憎，刻骨的諷刺，是含着血與淚的鞭策。從這裡也顯示了魯迅先生的作品之所以偉大，和顯示了他的可貴的感情和崇高的人格。

# 英國寫實作家迭更司

郁彬

迭更司推翻了浪漫主義，為寫實主義在文學上取得了一個地位，這種偉大的貢獻，是不容我們忽視的！他不但是一個民族的最偉大的通俗作家，也可說在其民族改進上盡了很大的力量。十九世紀的最初三分之一，是浪漫主義盛行的時期。匹克維克遺稿出版於一八三六年，這就是十九世紀的英國寫實主義誕生的日子。

却爾士·迭更司 (Charles Dickens)，公元一八一二年誕生於樸資茅斯市外的海港地方，所以他記憶最早的印象，當得於一八一六年或一八一七年，這正是英國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時期；牠是從十八世紀的農村的英國過渡到十九世紀的工業的英國的時期。

迭更司的童年是痛苦的，他受盡了欺凌，侮辱；這些屈辱的日子，留下了他永不能忘却的傷痕。後來，為了解除心中的負荷，便寫下了他最好的作品——大衛，高柏美爾。

當他十八歲的時候，他開始和一個名叫瑪麗亞·皮特奈爾的少女戀愛；可是，後來他被拋棄了，這對於他是一個很嚴重的打擊。所以他和拜倫一樣，他的成年的開端被一個女子賣弄風情和反覆無常刻上了一條傷痕。這養成了他輕蔑愛好仙女的習慣——這種仙女是理想的人物，是這麼的可愛，忠實，而沒有缺點，世界上沒有一個女子可以跟她對比的。

迭更司二十二歲的時候，還是一個速記員，可是自從他的速寫，署名「波士」。牠們乃是鄉村生活和倫敦生活的寫真，最初幾篇題為「我們的教區」，「鎮吏」，「校長先生」，「副牧師」，「半薪船長」，……；成功後，他便決意拋棄了速記工作而從事於寫作的生涯。

迭更司是十分重視他的作品社會意義的，他曾在「尼古拉·尼克爾培」中，攻擊着那威嚇兒童的教師，在「奧利佛·安惠斯志」中攻擊着那些習藝所，而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至少是一個改革家，並不亞于是一個小說家。

一八四二年，迭更司年方三十，已是一個著名的人物了，他在美國的讀者正如英國一樣的多；同年他到了美國，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這使他感到很驚異，幾乎是為了發洩情感而寫成的幾部書，竟會在遠方的一塊大陸上激起這麼一股熱情的浪潮，他的情緒乃是驚異，不是自大。

他很為美國的風俗和法律所震驚。在此地，正如英國一樣，他那改革家的眼睛，看到了許多流弊，奴隸制度使他痛心，他認為有提出抗議的責任，他存着好心腸而努力做這事，但結果是使他失望。在保守的英國，人民可以自由談論改革，但在民族的美國，見解自由却不存在，他憤慨的說：「我已經失望了，這不是我要來看的共和國；這不是我想象中的共和國……於是英國，雖然是惡劣的，有缺陷的，古老的英國，竟在比較上湧現出來了。」於是他又回到了英國，幹他所熟悉的工作，自然這是一種慰藉。

一八四三年聖誕歌出版了，牠的主題是喚醒那些富裕的人；不僅是吃嵌飽火雞和葡萄酒布丁的時候，而且也是講和與行善的時候，如果你不跟窮人和解，是不能好好地慶祝聖誕節的；這部書，在輿論界上，得到了很高的評價，隨後的著作馬丁·米德爾韋志（一八四四），唐培父子（一八四六），大衛·高柏菲爾（一八五〇），荒涼之屋（一八五三），雙城記（一八五九）也相繼的跟着出版。

沒有多數人的幸福，沒有全人類的幸福，也想不到個人的幸福。這在他作品的每一頁上，都明顯的流露出來：這些作品乃是人道主義的，寫實主義的珍寶。為了他那熱烈的人道主義，為了他那極巧妙的寫實主義，我們深深的愛着迭更司。

一八七〇年，迭更司才五十八歲，可是，因為生前勞瘁過度，終於撒手西歸了。這不但是英國文壇上的一個損失，同時也可以說是世界文壇上的一個損失。

（按此文係根據安得烈·莫亞著的「迭更司評傳」而寫。）



# 人與人之間 (獨幕劇)

(完)

太：(拾帽，向外丟)滾，滾！

(渾身發抖)(心慧上)

慧：二孀，什麼事？

太：(稍微止怒)沒什麼，那混蛋汽車夫要辭職說了一大堆廢話，

慧：哦，我還以為是什麼事。

太：(滿懷烏氣)春菊，春菊！

慧：叫她什麼事？

太：要她做碗麵給我吃，做了大半天。

(春菊手捧麵應聲出)

太：(怒責)你在幹什麼？做碗麵比生產還要難，快去再做碗給小姐，

菊：是。

慧：(急忙)不，不必，我不餓。

菊：大小姐，你客氣

太：(忽把筷子用力丟下，劈拍的就給春菊兩記耳先)死了頭！

菊：(摩着頰，不知何故)太太，你？

慧：(亦茫然)二孀，你？

太：(指菊大罵)死了頭，你沒眼睛啦？叫你煮麵，你連頭髮，都剪下去

菊：(驚惶地退幾步)太太。

慧：(恍然)二孀，這麼點小事，你何必生這麼大的氣。

太：(不肯罷休)你得意啦，老爺要娶你，少爺疼你，你想做少奶奶了？我問你，你這是什麼存心！

菊：太太，我……

慧：(想解圍)二孀……

太：(不讓她說)告訴你，你是我買來的，就是做了皇后也得服侍我！

慧：二孀，算了吧，叫她以後小心就是了。

太：不行，越來越不成話了！今天算又是大小姐為你說情，我不打你，但是，到後院去跪，跪到太陽下山為止去！

慧：(求情)二孀！

菊：(沒有淚咬緊牙根)是，我去！(毅然下)

慧：(看着春菊的背影，痛聲)

春……菊……

(二姨太昂步進內)

(舞台漸暗)

(全暗後數十秒鐘又漸明)

(這時候距全暗前已過了四個多鐘頭，下午時分，台上只有心慧一人，接着世華從外歸來)

世：(興高采烈地)心慧姐！什麼時候來的？

慧：來了一些時候了，你學校才回來嗎？

世：嗯，心慧姐，你好久沒來了。

慧：我今天特地來看看三孀。

世：唉，三媽也真可憐，除了我們這幾個人，還有誰願意走進她的房間，

慧：我怕，她大概不長久了。

世：是的，前幾天又吐了很多血

，這樣拖下去，還是死了痛快。

慧：(嘆口氣，想轉題)四孀的事怎樣了？

世：一點也沒消息，我說她走得對，走得真好，今早爲了她我和二媽又鬧了一場，她說

爸爸要我去把她找回來。

慧：你怎樣說？

世：我根本不知道她逃到那兒去，再說，我也沒那麼閒空去管這麼事，(忽然)心慧姐

，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是關於春菊的。

慧：慢點，你先到窗口去看看，世：(走過去看，)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慧：(提醒他)噓——(要他小聲些。)

世：(不顧一切)又是二媽對她，是嗎？

慧：是的。

世：(抱不平)豈有此理，我要說去！

慧：(阻止他)世華弟，你慢點，你去了反而不妙。

世：可這樣曬下去，是會曬死的，我要說去！

慧：世華！聽我說，我已經替春菊求了幾次情，可是二孀一點也不肯放鬆，你想你去了能怎樣？還是待回，讓我再去說說吧！

世：(一拳打向桌子)這是麼什麼世界！心慧姐，我，我真是

呆不下去了，我要喊，我要喊呀，這到底是什麼世界！

（重重地）

慧：（勸他）世華弟，別那麼激動，忍耐些，安靜點吧。

世：（激動地）心慧姐，我決定明天把春菊送走，讓她離開這地方，我臨時找不到地方，我想暫時到你學校去，行嗎？

慧：（覺得突然）明天？

世：（堅決地）是的，明天一早就帶她走，多呆一天是多受罪一天。

慧：我想，我們應該考慮，籌備，然後才帶她走。

世：不，沒有什麼好考慮，我不怕人說什麼閒話，我要盡我做人的責任，我們不能眼見她跌在坑裏，而袖手旁觀；我們是人，所以我們應該做個真正的人，我們必須幫助她，救她。

慧：是的，我們必須救她！

世：（已不能控制了）所以慧姐，讓我告訴你，四媽出走，我決對擁護，春菊是被買來的，我們一定要救她，答應我，慧姐，明天，明天一早就讓她自由！

慧：（感動）好！我答應你！

世：（興奮極）謝謝你！（拉住她）慧姐！

慧：世華弟，你這麼興奮？

世：（激動地）是的，我興奮極了，我不願向環境低頭，我更不願向惡勢力屈服，我要反抗，我要爭鬥，為與人與人之間的公平而爭鬥？

慧：（警告他）低聲點，世華弟，你別太激動。

世：（彷彿沒聽見）慧姐，春菊一走，就是我們第一次的成功，我們應該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

慧：好吧，別再高談闊論了，讓人聽了反而會把事情弄壞。

世：（靜下來）我倒忘了問你，慧姐，春菊跪多久了，她為什麼被罰跪？

慧：她跪了至少有四個多鐘頭，她因為替二嬸煮麵，不小心把一根頭髮掉了下去，二嬸因此不肯罷休，罰她跪到太陽下山為止。

世：（憤怒）什麼？就是爲了這麼點小事？你瞧，她的衣服都被汗濕透了，再晒下去可不行呀！

慧：別急，哦，有人出來了，大概是二嬸，你先出去逛逛，讓我再和她說說情。

世：也好。（笑）謝謝你呀！我的好慧姐！（下）

（二姨太上。）

慧：（兩人都沉默了一會兒）（上前）二嬸！（二姨太搥着扇，不回頭）春菊已經跪了四個多鐘，二嬸開開恩吧叫姪女把她叫起來，姪女告訴她以後加倍小心就是了。

（二姨太一聲不响）

（慧耐心等着她的回答）

（很久，很久她才開口）

太：（不很甘願地）好吧！

慧：（如放下了一塊石頭）謝謝

二嬸！（剛要進去）（阿蘭從內邊叫邊上）

阿蘭：（面色青白）太太，太太！不好了！（上氣接不着下氣）春——春菊中痧死了！

慧：（怔住）什麼？

太：（吃驚，但乃裝着鎮定）阿蘭，你大驚小怪叫什麼？她死了，是她命短，又不是我叫她死，你快叫人來把她抬出去吧！（說着向內走）

阿蘭：（亦忍不可忍）這是人說的話？

慧：（不禁滴下淚）這是人做的，春菊，你沒有死！你喚醒了我們，你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世：（突然進，茫然）慧姐？……（幕急下）

（續完）

# 歌

## 雨天

爲了人類的光明前途  
爲了人類的自由幸福  
戰鬥的旗幟到處飄揚  
戰鬥的歌聲到處飛揚  
戰鬥的人們越戰越強  
爲了人類的光明前途  
爲了人類的自由幸福  
勝利的旗幟到處飄揚  
勝利的歌聲到處飛揚  
勝利的人們永遠向前

# 雨季

• 白蒙 •

一年一度的雨季，不知不覺地，像影子，像黃昏的陰影似的，悄悄地來了。天上整日浮蕩着灰黑濃厚的雲層，從北向南比前呼後擁地，到了天心，便往下壓，往下壓，突然，像刺穿了的巨大水袋似的，水就嘩啦啦地傾下來了。

禿着頭的樹，用瘦骨支離的肢體掛着灰色的天空的枯枝，默然不動地被雨水淋着。原野上，森林裡瀰漫着水氣，慢慢地變成了茫然的霧靄，朦朧的一片。小溪流給水漲滿了，水在奔騰着，滾動着，帶着黃色的泥土，捲着殘葉枯枝，無目的地向前亂闖。

雨稍為歇歇一陣，隔不上一頓飯工夫，北面的天角上，重新湧起大塊黑雲。然後，雨又落着，遠處傳過來一陣緊似一陣荷荷的響聲，空氣變得沉重，鬱悶，稍為帶着冷意。使人有着無聊和寂寞的感覺。

雨季，沒有陽光，沒有溫暖，天氣够人窒息的，失望與不安的……。

官保嬌，清早起身，匆匆用冷水洗過臉，也顧不得吃點東西，穿上了衣服，一邊扣着鈕子，一邊走到床前，看看兩個熟睡的女兒——十五歲的金嬌和十一歲的鳳嬌。她伸出手去摩着鳳嬌的額頭，一陣燙手的熱氣傳過她的手心，她禁不住繃繃眉頭，輕

聲歎着氣。隨即順手給她蓋好被子，放輕着脚步，取下牆上的帆布袋。出了門，順手把門帶上，心裡叨念着：『今天雨不大，膠園裡一定開工了罷！』

外面下着絲絲細雨，在曙色中，四處都是白茫茫的霧，森林裡一陣陣猿啼，無限淒涼地。曲折的小土路上，積着雨水，十分溼滑，她不顧泥濘，急急的走着，水把她的褲管全打濕了，只聽得一下一下的脚步聲，寂寞地响着。

德安膠園裡面靜悄悄的，全不像開工似的樣子，在晴朗的天氣，這時候，膠林裡早已浮動着人聲了。官保嬌走進了園門，一直向工友宿舍去，在宿舍門口，她遇着剛從床上爬下來的有財嬌。『官保嬌！』有財嬌遇着她說。『今天又不割膠了，你又白走一趟啦！』

『唉！又不開工，這個月才割了十天膠，過兩天又是糧期了。那怎得了呀！』官保嬌失望地說。

『可不是嗎！十日的糧銀也不過三十五扣，這一點錢，够買油還是够買米？這個衰天，落雨不停，真害死人呀！』

官保嬌走進宿舍，工友們還倦着被子睡，大家懶得起床。雨天開不得工，誰也沒有想動一動。有財嬌用樹膠膠生起爐火，放

上一個水煲，回頭對官保嬌說：『鳳嬌好一點了嗎？還發燒不；小孩子有事，也真够大人操心。』

『熱總是不肯退，那天到觀音廟求了一劑神茶，吃下去，當晚似乎好一點，我心裡想：這是菩薩保佑。誰知第二朝，她燒得更利害。』官保嬌訴苦地說。

『這兩天，搞得我心煩意亂，茶飯不思，真是前世不知做了什麼陰功事。金嬌才病好了不過幾天，又輪到鳳嬌，天公不肯多隆，又有什麼法！』說着，官保嬌的眼眶裡蘊着淚水，幾乎忍不住滴下來。

『心急也沒用，你還是帶他到坡上去，請醫生看看，這年頭，菩薩自身都難保了，還顧我們死活！』有財嬌嬉笑着說。

『請醫生，我不是沒想過，只是錢，哪來的錢呀！你看，這樣的雨天，今天不割膠，明天也不割膠，天天坐着吃；種東西又種不活，前天一場大雨，連兩隻十多斤重的小豬也淹死了，這不是天叫人走入死路？』

水滾了，水保嘴裡呼呼的噴出氣來。有財嬌拿出咖啡粉，倒在鐵漱口盅裡，放上兩大匙羹的黃砂糖，用匙攪和了，待了一會，用布袋濾着，用大樹榕杯滿滿的倒了一杯，遞給官保嬌。

『下雨天，容易感冒，喝杯

熱咖啡，歇一會才走。」  
官保嬌喝了一大口咖啡，一般熱流從嘴巴直透進全身，覺得暖和許多，順口問着說：

「工頭呢？起床了沒有？」  
「他呀，昨晚硬叫有財陪他去打山豬，說是下雨天，山豬喜歡出來找食——怎麼，你想見他，他們還沒有回來哩，兩個人，真是鬼迷了路，去了一個晚上，沒聽到一聲槍响。」

「我想問個清楚，究竟什麼時候才開工，硬不成叫我們坐着捱餓呀！」

「我看你也別問了，這樣的長命雨，割出來都是水，只要天老爺做做好心，不下雨了，還會不開工，除非頭家不要錢。」

「唉！真是天老爺沒有眼……」說着，兩個人忽然都沉默起來，心裏雖然有話，可都不知從那裏說起。

天色已經大亮了，雨還是浙浙瀝瀝的落下來，膠林裏的霧氣雖然散了一些，却還是一片茫茫的，迷迷糊糊看不清。工友們在床上歇不住，陸續起身了。望着下雨的天，大家都粗野地罵着。官保嬌喝完咖啡，又坐了一陣，同大家說了幾句話。工頭還沒回來，她心裡掛着家裡的病的孩子，雖然十四五歲的金嬌會照料她的妹妹，但是到底放心不下，便趁着雨稍晴，天空略為開朗，起身告辭。

「有財嬌，我回去了，要是開工，你叫個人來通知罷，家裡有病的人，坐也坐不安心。」

有財嬌也不挽留她，只囑咐她小心照顧孩子，別叫鬧出亂子來。

(二)

下午，官保嬌托上把鋤頭，冒着如絲細雨，沿着屋後的小路，巡視她的芭地。展開在她眼前的是一片平芭，因為不斷的雨水，已經變成一片澤園，本來堆得高高的菜地，也完全浸了，像劍尖似的茅草露在水面，有二四吋高，水的沖激，便不住地擺動着。爬在木架上的黃瓜，無力地低垂着它的捲鬚，失去了深綠色的大葉子，顯得憔悴不堪；木架子也搖搖欲倒的，只要水裡有什麼動蕩，它就會一下子塌了下來。

在西面的斜坡下，幾十行的番薯，早已淹沒了頭，幾隻鴨子在水上自由自在的游着，不時把頭鑽在水裡，匝（口旁）着水底下的黃土，把水攪弄得更為混濁了。當牠們從水底鑽出頭來，便唧唧地大聲叫着，像說「下雨呀，下雨呀」似的。

官保嬌沿着芭地巡視了一遍，她的眉頭和心頭，不禁打起了無數的綉紋。她不甘心地四面瞭望着。五個以吉的地，除了一些較高的小丘突出水面之外，全在水裡，而小丘上僅有的木薯，也因為接連十多天的雨水，開始黃了葉子，地底下的薯也一點點腐爛起來了。對着這麼一片淒涼景象，她預感到什麼不幸將會降臨在他頭上似的，她的心跳了，嘴裡無援地，喃喃地說：「都浸了，吃什麼？唉！」

她絕望地捲起袂管，踏在水裡，一股寒流從她脚下直透全身，毛管忽然鬆弛了。她扶起垂頭喪氣的黃瓜苗，把捲鬚勾在小木條上，但黃細柔弱的細莖，又無力地垂下。無情的雨，像同她作對，不單要摧毀她的勞動成果，而且要摧毀她的美好的生活底夢，而且要把她的生命也毀滅似的。現在，一個逐漸擴大的陰影在她心頭浮起來。雨季，魔鬼似的向她步步緊逼，不肯放鬆。這些年來，每逢這個季節，她總得有一次痛苦的掙扎。今天，當雨水在頭上淋着，雨水在她腳下浸着，她就禁不住想起過去的一切，而使她更傷心的，就是十年前的一個雨季，她失去了丈夫，接着第二年八月，她又失去了父親。繼後來的是一連串顛連困苦的日子。

天色將要暗下來了，北面的天角上又堆起黑雲，看來不到十分鐘，準又灌下一場大雨。她吃力地拿起鋤頭無精打彩的走向她的家。

金嬌無聊地站在門口，焦急地等着母親，她不時抬起小頭向小路的盡頭望着，希望母親就在這時候回來。她已經把木薯煮熟，而這時候恰好鳳嬌醒了過來，叫了幾聲媽，又沉沉睡去。

遠遠幌着母親的影子，金嬌的心裡一陣高興，迎上母親面前。

「媽！鳳嬌醒啦，她找你哩。」  
來不及說話，官保嬌趕忙放下鋤頭，走進屋裡。

鳳嬌睡在床上，蓋着破被，她已經病了七八天，熱度總不肯退，她的身體是孱弱的，病了那麼幾天，又沒吃什麼東西，她瘦得不像人樣。眼睛深深的陷了進去，瞳子是暗淡無神的，老睜不開似的，她吃了許多的藥：萬靈丹，頭痛粉，金雞納，菩薩跟前求來的神茶……都吃過了，只是愈吃，人愈虛弱，一躺下去，就不想起來了。今天她睡了一整天，最後迷迷糊糊地醒來，她覺得口乾，又似乎肚子空空的，很想吃點什麼。她想起母親，好像許久沒有見過了，便喚了幾聲，由於疲乏，她便安靜下來，閉上眼睛，注意着門外是否有什麼聲息。她微弱地呼吸着，眼皮漸漸的又要合攏來，似乎又要睡着的。

但是，母親的沉重的脚步已在門外响起，她立即將開眼，母親已經一步一步走近她的床前了。她是多麼高興看見母親啊！她親切地叫了一聲，聲音雖然微弱，却是充滿着喜悅的，好像旅人在沙漠上發現了綠洲，又像久別重逢似的。

「睡醒了嗎？」母親親愛地撫摸着她的頭髮和面頰，「還頭痛不，肚子餓不餓？」

「餓，我餓得很。」

「吃什麼呢？牛奶沒有了。」

「吃雞蛋罷，吃兩個雞蛋。」提起吃，鳳嬌有了精神，她想吃蛋，以為吃了蛋肚子便不再餓了。而且，她覺得好些時沒吃過

蛋了，

「好，我給你煮兩個蛋。」蛋一會兒就煮好了，剝開來，放進一點醬油，鳳嬌只吃了三幾口，覺得沒有味道，反而有點惡心，很想吐，便不要了。官保嬌扶她躺下，每一接觸到她的滾熱的身體，一團火似的，於是，她的心也像被火燒灼着的發痛。

### (三)

很夜了，睡在床上的官保嬌，心裡很亂。雨，不知甚麼時候又落了，落得很密，沙沙沙的打在亞答上。風，從板縫中透進來，桌上的煤油燈，豆大似的光，無力地，悽冷地搖曳着。屋外的虫聲，也是幽幽的，在雨聲中，帶着一種無可申訴的哀怨。遠處偶然傳過來一兩聲野狗的嗥吠，使到這個雨夜的山芭，完全陷於死寂，充滿了悲涼的氣息。

官保嬌在床上輾轉翻側，沒法子睡得着，如死似的靜，使她覺得冷，她替身邊兩個孩子蓋好被子，順手摸摸鳳嬌的額角，還是火熱的，她吁了一口氣，眼角潤濕了，她抱住被頭，一陣劇痛，一陣感觸，她哭了，低聲呼叫着失去了的丈夫。

「官保，官保啊！你爲什麼丟下我，讓我們受苦。」

她念着死者的名字，彷彿看見那個年青的，忠實和壯健的丈夫站在她的面前，用憐惜的眼光望着她們，而且，好像要說話似的。她急忙睜開淚眼，但眼前只是無邊的黑暗，屋外仍是一片死

寂，她的心一陣攪痛，伏在枕上傷心地哭着。她哭死去的，哭自己的遭遇，哭日子的悲苦……她的淚像缺了隄的河水，無論如何是控制不住的。官保嬌哭了好久，終於止住了，她靜靜地臥着，覺得頭有點痛，往事，在眼前出現了，睡，無論怎樣是不可能了。於是，她索性把往事又來一個新的發掘：

把時間拉到十五年前，那是她同官保結婚的日子，那是一個幸福和快樂的日子。

起初，她跟着她的父親李二叔，在德安膠園住着，李二叔是膠園的工頭，是個得工人愛戴的工頭。她的丈夫趙官保，是膠園裡的割膠工人，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伙子，他肯幹，肯吃苦，人也老實，李二叔愛重他，有意把女兒許給他，隔了一年，他們就遵照着李二叔的主意，簡單地結了婚，一雙互相愛戀着的青年，便組成了一個家庭。他們仍舊在膠園裡工作，過着愉快的生活。

婚後不久兩個人得到了李二叔的幫助，在膠園的附近闢了五以吉芭地，這是李二叔特地爲了使他們家庭的基礎更穩固而送給他們的。那片地是那樣低平，泥土是肥的，幾乎不用下肥料就可以種東西。

他們在一個小丘上蓋了一間小板屋，在屋背後圍了個豬欄，可以容得下七八隻豬，他們早上去割膠，放了工，回去耕自己的芭，他們種下大片的瓜菓，木薯，番薯，又在屋旁種了許多芭蕉

。他們開首養了五隻小豬，十多隻鷄和 羣小鴨。他們的幸福，是附近一帶人家所嘖嘖贊美的。

結婚後第二年，他們有了一個白胖的女兒。起初，官保覺得失望，心裡好不難受，他以為女兒是賠錢貨，養大了，不論怎麼好，終歸是別人的；但是幾個月之後，金嬌長得又美麗，又茁壯，看着父親，老遠的就伸出雙手，要父親抱，逗着她玩，她就笑得迷了眼睛，嘻嘻哈哈的，簡直同隻烏兒似的有趣，官保第一次嘗到父子之間的愛情，感到家庭之間，空氣的融和，更增加了不少樂趣。金嬌不在的時候，他便感到寂寞，不耐煩，只要聽到金嬌的聲音，或看見她的笑容，他就快活，從此，他打開了重男輕女的觀念，把金嬌當作家中的至寶。

他們勤奮地工作，不久便積蓄了一點錢，添置了一些農具和家常用品，生活得更像樣些。他們希望多做點工，多攢積些錢，多開幾以吉芭地。他們撇不開勞動，祖先留給他們愛勞動的氣質。雖說生活還過得去，但他們不想到過份的享受，他們只知道工作，惟有在工作中，在收穫中才得到最大的快樂。

三年的時光，很快便溜走了，官保嬌又在第三年的冬天生了個孩子，也還是個女的，官保已不堅持男的比女的好，所以，他抱着這個娃娃時，臉上滿是滿意的笑。德安膠園膠工有財嬌向他取

「看你呀！官保，一個是女的，兩個也是女的，真是周身外父相。」官保遇到這樣的嘲笑，總是笑着答道：

「現在世界，講男女平等，女的不也是一樣？我有外父做，也算是個福氣——哼，你有福生個生的罷，我同你對親家，好不好？」

有了兩個孩子，這個家就熱鬧多了。孩子們像小豬似的，長大得很快，胖得成了兩個肉球。她們的哭聲，笑聲，都使這個家庭充滿了生氣。

(四)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旬，一聲霹靂，向整個世界轟下來。日本人，不怕在中國的泥足愈陷愈深，突然以隱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向英美兩國不宣而戰。消息立即傳遍了每一個地區，向來是平靜而毫無繁擾的北婆羅洲，也給這驚人的訊息擾亂了。正如一塘平靜無波的水，忽然給投進一塊大石似的。

一個苦難的日子，一聲疾雷，轟得人們昏了頭，整個世界，整個城市，混亂了，人們美好的，和平的夢，全粉碎了。

北婆的許多大小城市，湧起了搶購的狂潮：人們發瘋地搶買他們需要或不需要的東西。只要有錢，不論好壞，吃的，穿的，用的，全買過來。商店把自己要用的存下來，其餘很快就賣光了。住在城市裡的大頭家，開始向郊外遷移，離城市愈遠愈好。日以繼夜的，街上走着惶惶不安

的人，飛駛着的車輛，載着人，載着貨，滿街亂撞。警察在各主要路口維持秩序，義勇軍被召集起來，而且分發了武器。政府機關前堆起沙包，圍上了鐵絲網，醫院和學校教堂，慈善機關的屋頂，漆上了很大的紅十字，防備着突如其來的空襲……：……一切的活動，都顯示着戰火將要在這些地方燃燒起來了。

趙官保聽到過戰爭，可沒有見過或親歷過，他不知道戰爭的殘酷，也不知敵人的殘暴。但是他看見人們的惶急失措，他的心也有點迷亂，他想起家裡沒有儲存充足的糧食，也沒有足夠一家人穿著的衣料，日用品更是樣樣缺乏，於是，他心急了，他特地停一天工，到埠上看看，順便買一點東西。

但他究竟去得太遲了，他到了埠上，看不見什麼行人，商店大都關上了門，大貨車不時載着些完好的或破爛的傢具從他身旁駛過，以前熱鬧繁盛的大街，不過幾天工夫，變得冷靜和死寂。他這才知道事情並不簡單，而是十分嚴重了。他快地帶着沉重的心情回家。

「什末都給搶精光了，哼，想不到這世界變得這麼快呀！」他懊惱地對妻說。

「算了罷！我們要用的東西也不多，有也好，沒有也好，日本人來不來惟知道，說不定這麼亂一會，以後就太平無事啦！」官保嬌心裡雖也感到沉重，但却安慰着失意歸來的丈夫。

(待續)

# 悼亡友 · 史襄 ·

人們都為你的死而悲傷，在你的墳墓上念過那震人心腑的誓詞。你不會知道的，你的姐姐伏在你的靈柩上，沙啞了的喉嚨呼喊着你的底名字，唉！我們的頭都低下來了，眼淚滴在你的黃土上。

時代跑進了緩慢的時期，你與我們大家一樣地不能沉默了。不！在以前，咱們也是不會沉默的。我們手裏執着課本，但是鐵絲網圍在我們的教室旁。我們有聲音，但是我們不能歌唱；我們有美麗的詩篇：太陽底頌歌，我們底驕傲，但是為何却把它拋進紙簍裏去？眼看的：是「武力」與「霸道」；耳聽的：是「法律」與「上帝」。誰在我們之間築起了高牆？請你看！牆頂上的聲音還是結成共鳴與力量。

為了我們的青春與生命，你的熱血和我們的熱血同樣地在沸騰，你是不平凡的：你的頭腦是智慧；你的聲音是號角。『我們不能只是在黑暗裏呻吟，也不是埋怨自己的命運。不，都不是這樣！我們要的是在沙粒上築成力量，為了我們的青春與生命！』你底智慧與號角式的鼓動，終於使我們形成了一個涵湧的浪潮，滾過寂寞的，世外桃園似的大地上，夾着沙石的颶風掃盪去陰沈沈的烏雲，太陽光重又照在我們的臉孔，紅熱熱的，我們都現出青春的跳躍，生命的活力。

但是，也正如你底預見一樣，那烏雲，密層層的，重又滾了過來，太陽躲到雲霄外去了，我們又在摸索着行走了。正是需要你的時候，就是你的智慧與角號，你，一位年青的能發光發熱的星星，却頹落了。我們為你的不幸手脚都抖着了，腦也膨漲着，我們都面對着面躊躇起來。不，我們不悲也不恐慌，因為我們還記得我們對你所發出的誓詞：『一個人倒下去，千萬個人站起來！』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從這時候起，他便靠投稿美國刊物所得的稿酬生活的日益窮困，迫使愛氏化名加入美國軍隊！但翌年却被約翰·愛倫氏帶出，並給送到美國軍官學校求深造去。六個月後，他由於疏職而遭開除了。

伊卡·愛倫波 (Edgar Allan Poe) 美國詩人、小說家、兼藝術批評家，在一八〇九年生於波斯頓。乃父出身於巴爾地摩一門名家，母親却是英國人；早在愛氏幼年時，他兩便逝世了。因此，愛氏便給送到佛基尼亞——名聞於世之烟草勝產地，位於美國西部——一個頗富有的烟草商約翰·愛倫家裏去。愛氏雖已成爲愛倫之家中人了，但却未被好好地教育過。

從一八一六年——廿一年這一個時期內，愛氏乃在英國的史多克紐英頓求學；繼後回返佛基尼亞，進里芝蒙專科學校，一直到一八二六年才進佛基尼亞大學之門。

他的爲人很隨便，因此使他的家人對他大感不滿。唯其如此，所以他便給派到約翰·愛倫的辦公室去工作了。由於過不慣商場生活，愛倫波不久便離開那兒，重投入波斯頓的懷抱，開始致力於文學，以藉此維持生活。在一八二七年，他便已用筆名出版了「奈墨蘭與其他詩篇」(Tamerlane and other Poems)。

鮑口，並且以他的傑作「阿刺伯與神奇故事」(Tales of Archaesque and Gruesque (一八四〇)) 與「渡鳥」(The Raven (一八四四))，奠下了他的聲望。

愛氏當過巴地摩「南方文學使者」(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編輯，創立了一種首見的批評風格與自由。嗣後，他又任過「格拉罕雜誌」(Graham's Magazine) 編輯。

一八三六年，他和他底十四歲的堂妹結婚，在舉行婚禮時，由於新娘的年紀太小了，他於是虛報她底年齡。婚後，他們的生活很窘困，這便使愛氏在工作上大吃苦苦。

一八四七年，其妻不幸在位於紐約附近的弗德罕地方，他們自己的小茅屋內逝世。「李安娜碧爾」(Annabel Lee (一八四九)) 一書，便是爲了紀念她而作的。

完成了「Ukraine (一八四七)」與「鐘」(The Bells (一八四九))，他的工作，便宣告抵達終點。

一八四九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愛氏往巴爾地摩旅行。然而，不幸得很，他竟在那兒生了一場大病，並且被發現垂危街頭。終於，在同年十月七日，這位多才多藝的作家撒手西歸了。氏享年僅四十。

——取材自「英文虎報」

# 多才多藝的愛倫波

最精彩最精彩的作家——蕭伯納語

李業成

# 從海上歸來了

。獻給一個船員。

從海上歸來了，從海上歸來了  
 我們的張窮人家的姑娘的情人  
 那位生活在海上的勇敢的青年  
 那位不怕風暴不怕狂浪的船員  
 從海上歸來了，從海上歸來了

我們去歡迎他，帶着他的忠實的情人去歡迎他  
 帶着我們的忠實的友誼和深摯的懷念去歡迎他  
 不是因為他從海上給我們帶來了什麼奇珍異寶  
 他根本就沒有給我們從海上帶來什麼奇珍異寶

我們去歡迎他，帶着他的忠實的情人去歡迎他  
 帶着我們的忠實的友誼和深摯的懷念去歡迎他  
 是因為他忠實於自己的船員的巨大責任的諾言  
 懷着真理的幸福，乘風破浪橫渡險惡的七洲洋

我們去歡迎他，帶着他的忠實的情人去歡迎他  
 帶着我們的忠實的友誼和深摯的懷念去歡迎他  
 是因為他給我們帶來了亞洲大陸的幸福的消息  
 給我們在苦難中奮鬥的勇氣和充滿光明的希望

我們去歡迎他，帶着他的忠實的情人去歡迎他  
 帶着我們的忠實的友誼和深摯的懷念去歡迎他  
 我們唱着戰歌，唱着世界上最雄壯的海燕的歌  
 唱着在暴風雨中永遠向前地歡呼着勝利的贊歌

從海上歸來了，從海上歸來了  
 那位不怕風暴不怕狂浪的船員  
 那位生活在海上的勇敢的青年  
 我們的張窮人家的姑娘的情人  
 從海上歸來了，從海上歸來了

——竹 筍——

我呵，有——  
 沸騰的熱血，  
 深遠的理想，  
 強壯的心臟，  
 敏捷的手腳，  
 健全的腦筋。  
 動作似獅子，  
 心腸如上帝。  
 我——一句話——  
 是理想國的理想青年。

我搖頭。  
 一個說：「這人沒有禮貌。」  
 我走動。  
 一個說：「這不成體統。」  
 我開口。  
 一個說：「這斷全不像人種。」  
 我坐下。  
 一個說：「一點也不中用。」  
 我睡覺。  
 一個說：「還不如看見一條狗。」  
 我大笑。  
 一個說：「人生以中庸為可貴。」  
 我跳動。  
 他們一齊說：「不成種，不成種。」  
 我怒吼了。  
 他們一起舞動煙斗，  
 立誓趕我走。

這兒不是我的世界，  
 我錯投了地方。

我搖頭，怒吼了，  
 鼻子里冒煙，  
 眼睛里噴火，  
 牙齒緊咬，  
 心臟狂跳，  
 發一聲叫，  
 「我要自由，我要自由。」

## 遭遇

。Layman。



### 跟我一道兒出來罷！

走出汽車來罷！

——親愛的，  
和我一道去步行。

你可知道——  
小販們在烈日下已半死不活，  
想起警察還肉跳心驚。

你可看見——  
路旁的垃圾壘聚滿了蒼蠅，  
一些衣衫破舊的女人和小孩，  
卻在垃圾堆上苦苦地檢尋。

你還可看到——  
街頭巷尾，

多少人為了一點細故，  
讎罵地拚着生命。

× × ×

走出洋房來罷！

——親愛的。  
和我一道去探行。

我們到沒有陽光的地方，  
看看那些搖搖欲墜的房子，  
一層樓怎樣擠下二三十人。

我們再到龐大的工廠，  
瞧瞧工友們在機傍賭着生命；  
萬一為工作死了，  
家屬還得尋靠仁人。

我們還得到那陰溝惡臭的貧民窟，  
問問他們：

大大小小怎樣在荒亂中，  
過着他們昏沈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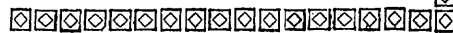
那兒  
我們還可看到  
國家的主人翁在賭『派克』，  
民族的棟樑在調戲女人。

× × ×

呵！親愛的。  
跟我一道出來罷。  
我要讓你知道，  
這兒有少醜惡和不幸，

多少眼淚和血跡！  
多少憤恨和呼聲！

。娜諾。





# 王大保傳

(續)

玲

## 四·脫胎換骨·

時間給K市帶來了新衣。K市和二十年前全不相同。單說「古屋」，便改裝得連原來的樣子都看不見了。原來是「商的中心區」。所經營的，也由雅片專利而成了樹膠出口商了。金老夫婦則已變作了古人，而王大保，也已經有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

阿咪自從大保作了「古屋」的主人後，便不再剝香蕉皮了。如今，他是改了裝的「古屋」的「萬律」同列。地位和原來「古屋」的「萬律」原來「古屋」的「萬律」則已被調到油廠里（椰油兼肥皂製造廠。）去了，王大保並且還把P城的親戚請了來，叫他當「總萬律」呢。

至于大保，如今也不住在原來金大爺的房子里。他另外有了兩三間「別墅」，分別建立在離市區三哩路的地方。出門也不再走路了，他另外僱了個可靠的汽車夫。原先從P城回來的好朋友，則做了他的親信，並且在實際上，幫助他解決生活上事業上的難題。其中最使大保感激不盡的，便是代他解決「女人」的問題。爲了這個功勞，大保簡直沒有事情不依他。因此，那朋友的家，便也經常擠滿了拜候的人。然而大家對他的尊敬，却使吳老爺（如今七十八歲了）的「萬律」

不平起來，總想借故生事。

這一天，那朋友把大保留在「石榴姐」的房間里，自己跑到街上來。他方走着，一個熟悉的聲音鑽進他的耳鼓：

「奴才出風頭！」

他舉目一看，正是吳老爺的瘦「萬律」。

「你才是奴才！」他回了一句。

「我是奴才？好，就算我是奴才吧，我是吳老爺的奴才，你呢，不過是——王小子的奴才。」

「好吧，就算你老招牌，還不是一樣的當奴才。你幾時做頭家？」王大保的朋友兼奴才反唇相譏道。

這小風波被汽車夫的喇叭聲打斷了，王頭家要走了。

那朋友在肚子里盤算了好一會，終於決定不把這等小事說給主人知道。

「到鞋廠去！」王頭家命令道。

「是！」汽車夫應了一聲。

那朋友已猜中了王主人的意思，接口問道：

「怎麼，『石榴姐』不好，想起女工來了？」

頭家不答。

× × ×

在王頭家的客廳里，此時坐着一個駝背的老頭子，手中拿着一頂草帽，一身髒衣服，似乎從

上身便不會洗濯過，令人想起乞丐的尊容。然而這老頭子不是乞丐，他是王頭家的膠工。按慣例和行情，樹膠一賣，他便可分得一半收入。但是，不知怎的，這回「古屋」（已改名爲「新屋」了）的「萬律」阿咪却總不肯付錢。他家里兩個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在日中學唸書，必須繳學費，女的雖在家，但也得吃飯，況且屋子漏了，也得修補，沒有法，一早交待女兒割膠，自己又上市找「萬律」去。

「你找頭家去，這是他吩咐下來的。」阿咪說。

老頭子莫名其妙，這幾個錢，頭家那管得許多，分明是「萬律」作怪。也吧，看過頭家再說。

老頭子在客廳里正等得不耐煩，王頭家可來了，還跟着那朋友。

「老頭，你來拿錢吧！我正在等你呢！」頭家還沒坐定，便譏誚咕咕的先開口。

「頭家，頭家，我是，是想，要和你，借錢，用，家里，沒有，米，大孩子，要，學費，」

老頭子的駝背更加駝了，他沒有見過大世面，不知道頭家們見面時應行什麼規矩，心中很不安。

「我全明白。這回叫你来，不過因爲有點事情要問你！」近

來膠園里的情形怎樣？」

「常常下雨，我和，阿花，兩人，割了，不够，買米明年，如水，我想，叫他，停學，窮人，讀書，沒用，還是，家里，幫助……」

「我也知道你們辛苦，阿花今年幾歲了？」王頭家兩眼神秘的眨了眨。

「阿花，十六歲，我……」

「那你得給我個好人家了？」

「……」

「嘻，」老頭子笑了。

「我倒替你想了個，你和他（指着自己的朋友）談談。」說着站了起來。

「頭家，肯，幫忙，那，我，……」

「老頭子，」頭家走後，他的代理人親密的叫了一聲，「你懂得頭家的意思麼？」

「什麼？」老頭子驚訝了。

「你還不明白，頭家看中你的女兒哩，好福氣！」

「這個，哦，我得，去問，她，自己，還有她，哥哥，才能，決定，她母親，早死，我，……」

「這也行，頭家願意出價三千，你想想再回我消息。這幾個錢送給你！」

老頭子便在接過了錢之後回家了，他決不定怎麼做。

× × ×

在「新屋」面前，站着兩個人。一個是「萬律」阿咪，另一個是會可鄙先生，戴着個金邊眼鏡。店內是忙着稱和裝配膠片的

工友。在這樣的背境里，會先生顯得最為特色，不愧為K市的著名人物。

他們倆在親密的談着話，一眼看去，「知道是熟過「老豆醬」的朋友。」

「……」

「頭家這兩天很歡喜，「紅毛」獎給他的徽章，聽說他足足欣賞了兩三天不肯放手。」阿咪得意的說。

「那也難怪，徽章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的。」會可鄙很了解似的回答，兩手反着背，就像抓有什麼祕密的神氣。

「我就說嘛，頭家這兩年實在走運。買地皮，地皮漲價；種胡椒，胡椒漲價；走私，都通過。真是，連婆姨太太都順手。人呵，全是運！」阿咪滔滔不絕地說了一篇大道理。

「喂，我想問你，乘這時節去接頭，有沒有希望？」

「接頭，那也看接什麼頭。比方說，去接「烏龜頭」，那自然有希望，不過，你如果……」

「我是請他當董事去的。」會可鄙打斷他的話，拉出教育來了。

「哦，那自然不同。不過，頭家的脾氣你應該知道，抓尾巴是不會幹的。」阿咪很正經。

「當然，當然！我想日內便拜訪他去，徵求他老人家的意思。」

「你自己老，別以為別人也老，什麼老人家長老人家短的

！

「真對不住，」會先生笑起來。「在我的腦子里總以為凡是有地位和有錢的人都是老的。老者，富有經驗之謂也。你說是不是？」

「你這書呆子，又在背書了！」

「『萬律』，『萬律』！」從店里傳來了呼喊「萬律」的聲音。原來要點貨了。

「改天談，改天談！」會先生忽的舉起手來，擺了一擺。

「改天談，改天談！」阿咪跟着說，一面轉回店里去了。

五．當董事長。

四年的黑暗生活，留給K市的居民什麼教訓呢？「紅毛」去而「皇軍」來，人們有個比較的機會。至于生活方面，自然，「改朝換代」，不能不跟着有多少改變。俗語說：「一朝天子一朝臣」，「皇軍」一來，給許多識時務者以成功倥傯的條件，自是預料中事。但也有咬緊牙關吃番薯根的不得志人物。其中之一，是我們所熟悉的會可鄙先生。

据會先生說，「皇軍」一來，他便避走山芭。每日鋤地種菜種蕃薯，養雞養鴨，真是說不盡凄苦飢寒。他唯一的兒子也在這期間死了。妻子則見利忘義，竟和一個日本教師實行同居，以至他不得不從此變成無妻漢子。

說起這會可鄙先生，讀者原來是十分熟悉的。如今，我們也不管他在「日本時期」受過多少苦，雖然他自己常因此而自傲，

我們只揀他生命史中那一段與這故事有關的說說便算了。

大家總還記得P城B小學的教師陳中堅吧。王大保從唐山初來的時候，便在他家里當小廝。後來不知怎的，他們兩夫婦「離開了B小學，那是大保被辭退後的一年。輾轉更換了八九個地方，最後才在E地安定下來。在E地，他大展其才，把學校辦得堪稱模範。因此，很得當地人的器重。尤其能欣賞他的才能的，是董事長曾光榮先生。曾光榮先生在家鄉頗受了幾年教育，雖不能說學問很好，但對於詩對，却異常偏愛。陳中堅先生則特別擅長此道，投其所好，那結果是兩人異常相得。每逢E地有什麼喜事，紅對聯照例是由陳先生負責。說起來難使人相信，本來可以稱為新派的陳中堅先生，怎麼對於詩對，會那麼擅長呢？這就可見嘴吧講話的容易使人信服了。他何嘗真擅長此道呢，不過被逼成如此吧了。大家試想，輾轉各地，沒一處得志。到了E地，而竟以詩對出名，對於陳先生，是怎樣的一種鼓勵呵！他把全部精力，從此用到這上面去了。而他這一目標的認定，事實證明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他的詩對越做得好，曾光榮先生便越另眼相看。到最後，他們兩人的感情竟至于分不開，而陳先生便是一個很能滿足情人們的有月光晚上，正式拜曾光榮先生做乾爸爸。並改姓換名，成為曾可敬。至于「可鄙」這名字，最初是一個小學生弄

錯，後來傳為笑柄的。因為有許多古字，稀奇古怪，曾先生常告人說：「古字通用。」人們「把「敬」字和「鄙」字放在一起，也說道：「古字通用。」至于曾先生，則自然用「可敬」而不用「可鄙」。

曾可敬或可鄙先生後來怎麼又從E地到K市來呢？據說是因為乾爸爸要在K市辦商店，派他先來打聽情形。不巧得很，日本鬼子便來了。曾先生被留在K市，出入不自由，只好到山世去種田。以後的事，就是他自己說的那一套。至于乾爸爸，則四年里臭名遠揚，聯軍登陸後且被人打了一頓，曾可敬先生也不再認他了。只是姓名已為眾所周知，所以也不改了。

隨着抗戰的勝利，日本的投降，華僑的覺悟程度也提高。表現這種可喜的精神的是華僑的空前大團結。大家甚至可以因為同是中國人而坐免費的黃包車。巴士車。只要在「皇軍時期」不會害過人，便同樣的享受空前的榮譽。一般有見識的教育界人士，便乘機提出華校統籌統辦的建議來。這種建議，立刻得到各界的熱烈支持。

曾先生對這一義舉，更是竭力擁護。在籌備會的席位上，他頗佔了光榮的一席。因為和王大保要好的緣故，他極力主張應該請他當未來的校董主席。他說：「王頭家不但有錢，而且很得到政府的器重。人又慷慨，做事實力。認真講起來，是非他莫辦。」

「他剛講完，桌子右角上的一位先生便站起來，並且提出異議道：「王大保日本時期當過華僑協會主席，決不能得到大家的贊同，我的意見以為應該請吳老爺出山。他人雖老，但我們並非要他辦事，只要有他的名字在，那麼，新的校董會根基自然便能穩固。」

這一來，會議便分成兩面——親吳派和親王派。這兩派互相展開激烈的爭辯。大家明知吳王是K市的中心人物，但一國不能有二君，這校董主席的寶座，究竟應該誰屬，不能不說是個傷腦筋的問題。討論的結果，得出的結論是：吳老爺當名譽主席，理由是德高望重；王大保或財主當會的正主席，理由自明，無須多提。

解決了這件事之後，是怎樣給這些中堅人物來個宣傳的問題。會議一致通過出特刊。特刊內容除了籌備經過的報告之外，最重要的部分便該是董事們的生平事業之介紹了。關於吳老爺的，早有剛才和曾先生辯論的那位先生負責。至于正董事長王大保先生，大家都注視着曾先生。曾先生以為這是義不容辭的事，所以滿口答應了下來。

月亮在天邊微笑的時間，會議才宣告結束。曾先生從門口出來的時候，一心在想着次日拜見王頭家時，應該如何開口。順着河邊走，他又記起了寫「生平」的文章。河邊的樹，將月光的大部分遮住了。路燈又沒有，大概

是燈泡出毛病而沒有更換吧。行人的臉孔是看得不很分明的。他低着頭，許多詞句都一起浮出來：「……三歲喪父，五歲喪母，孤苦伶仃，無依無靠，……自力更生，奮鬥半世，皇天有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忽然覺得這有點不妙，又在腦子里重新組織了一下，變成：「……；世代書香……」

「老會！有好消息沒有！」他正在往下想，不料被這一叫弄壞了。抬頭一看，原來是吳文才。

這吳文才是K市的天才詩人，頗負盛名。只是會可鄙却看不起他，大概是出于妬忌，所謂文人相輕吧。當下他慢吞吞的答道：

「別人沒空，你倒寫意。我還沒用晚飯，你可在這里散步了！」

「我是在等愛人，你看，這兒不是談情說愛的好所在麼？」說完，好像要做詩的光景，口中哼哼有聲。這很使會先生氣憤。他的與吳文才格格不入，是和他的個性有關的。由他看來，吳文才雖有做詩的小技，但人格上未免有污點，整天忘不了女人。「唉，女人，女人！」他不覺歎了一口氣，想起自己的太太來了。

「對不住，改天再談，我吃完飯去了。」說完這句話，會先生便獨自走了。

「請！」吳文才滿不在乎的應答。詩人的瀟灑氣派，由聲調里可以聽出來。

### 六·王奇傑的苦悶。

K市董事會管轄下的P中學，是當地的最高學府。這中學自奠基以來，一直是會可鄙當校長。會先生是十足的一個廿世紀的孔子信徒，大家都希望他能把「世風日下」的社會里的青年，加以拯救過來。「皇軍」給予青年們的教訓，加上空前的勝利與隨之而來的刺激，使他們日夜用功。那結果是P中學成為遠近聞名的間優秀的學府，而會先生的信譽也與日俱增。

然而多難的中國又再度陷入內戰的境界里，使剛建立起來的華僑的信心，立刻為之動搖。這一打擊使華僑大失所望，八年抗戰所帶來的欣慰化為烏有。在學生，則因為剛認定的目標之消失，也顯得死氣沉沉。他們像沒有羅盤針而在大海里航行着的輪船一樣，無法辨明方向。這期間，有的青年顏頰起來了，他們變得糊塗；另外一些則懷着苦痛，努力的研究學習，希望總有一天天氣會晴朗起來。他們極望有一天早上從報章雜誌上看見國共言歸于好的消息，但是沒有。一切都變得那麼黑暗。生活又失去了甜味。似乎每天除了吃飯之外，再沒有目的。

接着一聲巨响，大陸解放，新政府建立的消息傳來了。這消息在華僑的心理是起着怎樣的作用呵！

讀過狄更司的塊肉餘生述的人永遠忘不了暴風雨的那一章；到過海邊的人，一定也知道那波浪的翻滾，那前浪接後浪的偉大的自然音樂的節奏，是怎樣的鼓

舞着人們的戰鬥熱情呵！建立新中國的消息的傳來，就像萬丈的波濤一般，一浪接一浪。一浪大一浪，最後的一浪震動了全世界。一個事實的巨人站在眼前。在做夢的人全部被驚醒了，于是乎造成了空前的宇宙現象的奇觀。

這浪潮的餘波也打到被稱為幸福之鄉，向以安靜出名的K市來了。落後五十年的K市于是乎出現了七斤嫂，沒落時期的阿Q，……也出現了覺新，覺慧……。K市開始熱鬧起來了。新書雜誌源源抵達。青年們日夜用功，就好像一下子要把五十年的時光找回來似的。他們渴望着跑到世界的前頭去……

K市很明顯的是面臨着一個偉大時代的前夜。

P中學的學生，最為活躍。他們不但組織了學習小組，實行自我教育，還抱着教育羣衆的雄心。浮面的跳跳朋朋（足旁）讓位給更深沉更穩健的作風是在碰了壁之後。

然而就在學習小組的經常會議中，王奇傑認識並愛上了陳惠愛。

陳惠愛比王奇傑低一級。她聰明而不驕傲；大方而不糊塗。同學們都敬愛她。然而不幸她雖熱愛同學，却以窮困者為限，對於有錢的少爺們，她成見極深。小組里還有一位李如水，是學習小組的中心人物。陳惠愛和李如水是知心朋友，無所不談。他們不但討論同學們的學習情緒，談論同學們的階級背景，也批評學校的教員，互道彼此的意見和理想。

(下期續完)

# 抵制黃色文化專號

## △△目 錄▽▽

莊玉珍案件說明了什麼？	弓長	(二十一)
悲慘案件發生的由來	姍紫	(二十二)
怎樣才算是黃色書報	石充	(二十三)
關於反黃色文化運動	木秀	(二十四)
走向新生	余明	(二十六)
先控制你自己	金名	(二十八)



莊玉珍女士遭受兇徒獸行毒手，已有一個多月了。但這一件的印象，還是很深刻地印在每個人的頭腦里，使人感到顛然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尤其是在市中心區，又距警局不遠的地點，警察巡邏繁緊的時候，竟會發生這椿滅絕人性的慘案。

## 莊玉珍案說明了什麼？

◀長弓▶

過後，政府當局，莊氏公會都先後發出賞格，要把兇手置之以法。可是，從近年來所有類似事件的發生（如中容膏的黃碧玉，陳翠英）賞格不但不能使兇手落網，更不能使犯罪得以斷絕，而兇手仍逍遙法外。即使兇手真能落網，但誰又能担保在最近的將來，不會再有類似的事件發生呢？正如星洲日報十月十五日的社論中寫道：「這不是莊玉珍案的結束，而是莊玉珍案的開始。」

所以莊玉珍女士慘案的發生，是與整個社會經濟，生活，教育，文化，道德有密切的關係，對這一事件，我們是不能機械地把它看為犯罪問題而

已；莊玉珍慘案說明了下面二個問題：

(一)「由物質之明都市生活帶來強暴犯罪行為，年來是蔓延繼長之象，無可諱言，經濟生活如果日趨困難，則這些強暴犯罪將隨之而日增，又是必然結果。」(星洲日報社論)所以，莊玉珍慘案正好說明了今天社會經濟的日趨困難，正面臨着的經濟危機。因而造成廣大的失業市民與無業游民，因此，使社會的治安變為非常混亂，仍是必然的結果，是不足為奇的。俗語說：「窮則變」。為了生活的鞭策，有的就以自殺來了結殘生；有的就挺而走險，幹出滔天大罪。當然，所有這些都不是健康的表現。

(二)它是與社會道德有密切的關係。這也正好說明今天社會道德的敗壞，而造成社會道德敗壞的原因，仍是這個社會教育，文化傳播的問題。「在兇手未落網之前，我們無從懸揣他的窮兇極惡廬山真面目，但已由事實表現出近於「色情瘋狂」的神經狀態，配合起神志非常清明的搜掠飾物動作，十足是代表低級趣味電影，連環圖畫，及刊物裏的「主角」作風，謂為刻板典聖，亦不為過」。(星洲日報社論)

今天一些無賴之徒，利用開設歌台，表演與唱各種下流與肉麻的歌劇；組織色情歌舞團，出版各種色情小報，刊物

與書籍。再來如戲院所放映的色情「腿」，荒唐的「科學」與「打鬥」的影片，從中向市民括錢。這些都是造成今天星洲色情文化潮流的泛濫，也正是社會道德敗壞的原因。

由於莊玉珍慘案的發生是說明了上面二個問題，因此，我們就不得不隨時警惕自己，重視色情文化給予我們的毒害。今天我們正生活在這種色情文化潮流泛濫的環境中，很容易被其俘虜，麻醉與毒害。萬一不小心，一受其影響或自願追求低級趣味的刺激，結果是使自己生活腐化，甚至中了色情狂，幹出滔天的大罪。總之，我們如不堅決拒絕一切色情文化的引誘，給予反擊，那麼，使自己跑上墮落的道路，仍是必然的結果。

我們是純潔，富有熱情，有光明的前途，正在求學做人的時候。我們應該主動地起來反擊一切色情文化的進攻。堅決地拒絕一切不健康的精神糧食，使自己的思想向健康的方向發展。

最後，我們也必須經常勸導一些愛看西洋電影（如色情大腿，荒唐的「科學」與「打鬥」），色情小報，色情小說和聽色情歌曲，跑歌台的同學，使他們的思想也能向着健康的方向發展。

# 悲慘案件發生的由來

冊紫

每天清晨，打開報紙一看，在本坡新聞版裏，不難看到一些關於姦殺，謀害，劫殺，搶劫等的新聞及攔途截劫，非禮婦女，拐騙孩童，墮胎棄嬰……等的消息。這些人間最醜惡無恥，泯沒天良的暴行，使人看見了心驚肉跳，惶惶不可終日。怪不得固執的老年人要嘆曰：「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在大街小巷，更不難發現一般青年夥子，油頭粉臉，穿着長不長，短不短，褲管狹窄如銅管的所謂「牛仔褲」，紅綠綠的時髦一夏威夷「衫，吹着口哨，流連在街頭巷尾。只要有年青婦女或女學生經過，他們便如魚得水，大顯身手，初是穢言調戲，及則動手動腳，使一般良家婦孺無辜的學生，在行路時（尤其在夜晚）總是提心弔胆，疑神疑鬼。然而遺憾的：是有一部份愛慕虛榮的婦女，濃妝艷沫，袒胸露脯，盡量暴露身體之每一部份，以表現其「曲線美」和「肉體美」。這些帶有誘惑性的裝束的婦女們，正是那批無賴之徒，色情狂者的所謂「阿飛」的最好對象，可憐她們有些竟自傲自家的甘願墮落。由此便可見一般社會道德的墮落，風氣的敗壞，由此便可

對於慘無人道的卑鄙的獸行，無法無天的殘酷暴虐的案件的發生，治安當局固應負全責，然而慘案發生後，兇手總能逃脫法網，逍遙自在，當局的一慣作風，除高懸賞，竟一籌莫展，難道警察當局和罪犯調查部竟這樣的無能為力嗎？寄語警察老爺和暗探仁兄，請拿出看家本領來對付這批強盜惡棍，別盡向手無寸鐵的小販呈威風。但是促使慘案發生的重要因素，無疑的是黃色書報，色情電影，裸體表演，肉麻歌曲等間接兇手。

黃色書報雜誌；自大陸易幟後，一般死心塌地，盡忠於領袖的黨棍仁兄，套上「文人」的假面具，帶着一副可憐相，到處流落逃難。香港和新市便是他們最好的避難地。這批專業剝削人民血汗來養肥自己，過慣奢侈淫靡生活的一寄生蟲，粗不能，細也不會，何況市情冷淡，謀事也非易事，發鳥論騙稿費，以度「殘生」，加以中英還沒有建立邦交，大陸出版的書報雜誌都不能進口。青年們多是知慾的飢

渴者，因此唯利是圖的無道德的「小商人」，便乘隙而入，大量的販賣，到處散播色情毒藥，助長黃色文化的蔓延，因此它們便是罪惡慘案的幫兇。而那些「文乞」「文氓」「文氓」，落魄失魂的「作家」，他們為着對主子表示忠忱，鞏固他們的統治勢力，只有用黃色書報來麻醉人民的思想，毒害青年的身心。滿足一些沒有覺悟性的青年的精神上的空虛和苦悶，使他們失掉了人生的意義，自己應負的責任。整日沈湎於美色性慾，糊裏糊塗地過日子，進一步便幹出那醜陋卑鄙的勾當。

肉麻，香艷，打鬥的影片，歌台的裸體肉感表演（包含舞蹈和歌舞），及時有所聞的半公開的春宮電影和淫猥圖片的影響；這些以大腿，乳房為號召，帶有性的誘惑的表演即是姦殺案的製造者，香艷，肉感的鏡頭，使一些思想幼稚的青年，看了精神受刺激而緊張衝動，整日想入非非，飄飄然起來，結果失去清醒的理智，情不自禁地帶着好奇心去「嘗試」，這該是造成梅毒流行，墮胎的因素。打鬥的場面更「教育」了大家如何去「搶」「劫」「殺」「害」。以藝術為幌子的歌女，為了幾個臭錢，不惜將她們的肉體，無恥地現展於大眾面前。對於婦女的尊嚴，這是一種侮辱，在性的誘惑，色慾的刺激下，是直接導致青年踏入歧途，社會道德淪落敗壞的原因。

黃色歌曲的廣播；假如你是喜歡收聽無線電收音機的話，你當能發現此種色情歌曲，無麗的呼聲，或是廣播電台，無時無刻不在播送，歌台更不必說。好好的一首民謠，名曲，由他（她）們來唱，總是妖聲怪調，裝腔作勢，使人聽了，啼笑皆非。而那些哥哥！我愛你，妹呵！我也愛你……我的愛人就是妳……靡靡之音的肉麻爛調，真是唱得「有聲有色」。這些變形的火坑的歌台，原無可謂，可惜連廣播電台！一個負有教育任務的文化機關，也在播送這些使人聽了就肉麻的黃色流行歌曲，你說可悲不可悲！

今天，我們生活在這瀰漫着色情，到處充滿着罪惡，道德淪落的畸形社會裏，眼望着好些有為的青年，被誘騙，毒害，而走上墮落的路，我們應提高警惕，勿受誘惑，但是我們並

# 怎樣才算是黃色書報

石充

正當「杜絕黃色文化」的口號在人們的口中高唱入雲之際，同學們首起發動號召羣衆「禁止閱讀黃色書報」。這號召正如一股狂暴的浪潮，前浪推後浪的洶湧澎湃起來，如今已博得廣大羣衆的熱烈響應與支持。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全馬的學生與社會人士將羣起而團結，致杜絕黃色書報，給予黃色文化一個嚴重的致命的打擊。

然而，在這「禁止閱讀黃色書報」之時，一個個煩惱的問題也就接踵的產生了。那便是到底怎樣的書報才算是「黃色」的呢？這問題，的確傷了不少同學的腦筋。

我曾聽到一位同學將某些小報所報導的荒淫，離奇誇張的新聞，諱為反映現實社會的醜惡黑暗，當為警戒的借鏡。要是這些新聞不通過小報的報導，那人們將被蒙在鼓裡，無從得悉現實社會的醜惡與黑暗了。說這話的同學，我們不能說他全無道理。但，我們假如往更深一層的思索與分析，我們便可明白，報導荒淫醜惡的新聞本質上當然是反映現實社會的黑暗。可是，如果報導的方式轉了方向，爲了迎合一些低級趣味人們的心理，除了將事態的發展原原本本寫出來外，更而渲染與誇張，用盡各種猥鄙下流的字眼，將事情描寫得使人看了毛孔悚然，甚而想入非非，飄飄然起來。這樣牠不但不能將現實社會的黑暗暴露出來，相反的却淪爲散播毒素的工具了。

現在說到小說方面，同樣你也何嘗不能將黃色小說看爲反映現實的「傑作」？然而，要曉得，同是一個醜惡或愛情的故事，由於不同的作者寫出來，則其所給予讀者的影响就有着天淵之差別了。假如一個是用着各種所謂香艷，肉感的辭句將故事描寫得異常離奇與荒唐，並且注重各種小動作和下流行爲的描寫，像這樣的小說，當你看了牠後，你便會深深嚮往於小說中的故事，而往那罪惡的路上走。像這樣的小說你該說他是反映現實嗎？假如另外一個作者，他用哲學的眼光，將故事加以分析與佈置，然後用嚴肅與正確而又富有人生意義的文字將故事介紹給人們，並加以批評和指出一條正確的康莊大道來。使得讀者看了之後有所警覺與心得。所以，同是一個故事，由於作者本身的修養，認識與思想的不同，一則可以成爲不朽的「傑作」，一則却淪爲一文不值的散播毒素的工具。

說到這裡，同學們對於「怎樣才是黃色書報」的問題相信約略有了一個概念了吧！再明顯的統括一下。專事各種細節與荒淫行爲的描寫，將故事加以渲染誇張，至使淪爲不倫不類的離奇荒唐書報。

至於一些除了將罪惡荒淫的事態報導給人們之外，復加上批評，指責，使人們看了不但會想入非非，反而感到不平與憤怒的書籍，則是我們所應該褒獎與擁護的。

同學們！大家爲「禁止閱讀黃色書報」「杜絕黃色文化」運動而努力吧！給予這害人不淺的「黃色書報」一個迎頭的有力的致命的打擊！

一九五三。十一。七稿。

不悲觀，我們應堅信真理，正義總要戰勝邪惡，橫暴，清滅黃色書報，抵制色情，打鬥影片，禁止裸體淫猥的表演，停止廣播肉麻歌曲，制裁罪惡的製造者，給予他們應得的懲罰，揭開「黨棍」「文乞」的險謀鬼計，撕下他們的假面具，使他們露出原來的猙獰面目，澈底的消滅色情毒素的蔓延滋長，殘暴的獸行的慘殺案的產生。每一個人，每一位有正義感的文化戰士，有真正藝術修養的藝人，以及和善有天良

的人民，應負起我們的基本任務，舉起戰鬥的旗幟，給敵人無情的打擊，並且喚醒那些紙醉金迷醉生夢死和愛慕虛榮的朋友，使他們加入我們的隊伍裏來，朝向共同的目標，走向戰鬥的路，用堅強的不移的信心，迎接我們的最後勝利。有人說：「消滅黃色文化的散播，蔓延，要靠政府用法律禁止」。但是朋友，這是要沒有用的。要有和平安寧，快樂的日子過，就要負起我們的責任靠自己的力量。



# 關於反黃色文化運動

木秀

記中正高二同學座談會

色情文化的猖獗，已經達到可怕的程度了；它的蔓延的結果，是致使社會道德淪喪，青年思想被麻醉，姦殺的鉅案日多。這是不容否認的嚴重的社會問題。

正視黃碧玉，陳翠英，莊玉珍，黃梅芬等慘案的連續在數個月內發生，正說明了色情文化猖獗的毒害，已經達到十分嚴重的地步，如果不早日加以取締，掃除；則社會的安寧當永無一日，而社會之道德必永遠淪喪。我們感到非常遺憾：當局明知一切姦，劫，殺鉅案發生的根源，是因爲受色情文化的毒害所致，本來就該加以取締，禁止才對；可是失望得很，當局非但不加以取締，反而認爲它是「合法」似的，譬如黃色書報的愈來愈「黃」，歌舞團的愈演愈肉麻，大腿影片的越來越性感等等，都是顯著的例子。

然而，有良心的人決不願坐視色情文化的一再蔓延下去，必然要起而撲滅的，諸如今日星加坡學生熱烈地發出「反黃色文化」的口號，表明了他們高度的警覺性和勇敢性；而且這種空前未有的口號的發出，是完全正確和正義的舉動，因此，當此種口號發出以後，立即得到文化界和廣大人們的支持。這是前所未有的偉大的具象。

不幸得很，當此種正義的運動展開的時候，却也受到不少的阻力，甚至是難關：那就是一些卑鄙的小報——滅亡報和沒有人性的「人」們無恥的詆譏和破壞，我們以爲這是人格上最卑賤的醜事；其次是受到學校的阻止，本來，學校對於自覺的青年學生能發起反黃色文化運動，改革社會的風氣，應該認作難得的現象，並居於領導地位才是，但事實却相反；學校反而採取阻止的手段：不允許有全校性機構的組織。這等於是限制這運動的展開，甚至帶有一點破壞性，我認爲這完全是合情理的事情，嚴格說來，就是反對這種正義的運動。

事實告訴我們，一切爲真理鬥爭的事情，無論受到怎樣凶惡的殘酷鎮壓，必然要起「物極則反」的作用，而壓制者必然要招受失敗的命運，因此，最後勝利定然屬於爲真理而鬥爭這一方面的。

某些學校的學生，他們就是不甘寂寞或屈服於學校當局的阻止，反而更積極起來地通過各種形式展開工作，如出版壁報，召開座談會等等，這是很應該爭取的事，同時也值得效法的。

我們談到座談會這個問題，在全校性機構組織不能成立之際，改變一個形式——座談會——來達到工作的目的，在客觀環境不允許的情形下，實屬很好的辦法，同時它也可以說是佔着重要的地位。

首先我們談談座談會的好處：

一，使與會的各班代表進一步了解色情文化的定義和毒害的情形，以及怎樣起而抵制它等等，然後帶到班上去報告，就能使到多數同學對上述問題有所瞭解，不然，也至少了解一個概念。

二，聯絡各班同學的感情，交換各班展開工作的意見（因一些學校對座談會和各班成立小組是許可的），俾更有方法地展開工作，有效地達到工作目的。

三，各班成立小組，分別進行工作，自然免不了有些班級不使勁和不推動工作的現象，因此召開座談會實富有建設性和鼓勵性的重要意義。

以上是我對座談會的一些見解，不盡之處在所不免，尚須各位代爲校正。

茲將十一月二十一日本人出席高二同學座談會的經過敘述一二：

那天，我是代表本班出席該座談會的，會議於下午一時半開始，首由主席致詞，略謂此次高二同學發起反黃色文化座談會之目的，乃在於研究整個色情文化的問題及聯絡同學的感情。繼由老師演講，詞意多所勉勵，慷慨激昂，語畢掌聲四起。之後，靜寂了約有數分鐘，我將視線打破一下整個會場，只見那密密的座位，都坐得滿滿的人。這時，我不禁想到：啊！多偉大，多有意義的場面呀！

黑板上寫着四大研究提綱：

一，什麼是色情文化（定義）？

二，猖獗的色情文化在星加坡達到怎樣的程度？

甲，色情讀物（書報什誌）。

乙，色情電影。

丙，色情戲劇。

丁，色情歌曲。

戊，其他。

三，色情文化的害處：

甲，對社會。

乙，對同學。

一，學業方面。

二，行為方面。

三，健康方面。

四，其他。

四，我們怎樣抵制色情文化？

這次座談會研究的提綱，是分組來主持的，即每個提綱由二位負責人主持。研究開始的時候，首由二位主持人負責研究第一個提綱（即什麼是色情文化），結果經過一個多鐘的激辯，才得出一個結論來：所謂「文化」即是傳達人們的思想意識，並有指導人民的作用；而所謂「色情文化」，則是通過各種形式表現的，如肉麻，性感，刺激，緊張的鏡頭，以及男性與女性互相調戲等皆屬之。

其次是談到它猖狂的程度。一致認為，其程度已達到相當嚴重的地步，如姦劫慘案迭次發生，便是鐵証。還有的是大腿和武俠的影片空前激增；舞蹈和不少歌曲與日俱增地肉麻；不少書報什誌的愈來愈空虛，且充滿着無聊，緊張，肉麻的「內容」。並強調色情文化的猖獗，是社會腐敗的具體表現。

第三，是它的害處。研究的結果，認為對社會引起不安的現象，如犯罪案——姦劫殺，離婚案等。還有產生不良的制度和歹徒，如一夫多妻和「阿飛型」的青年。結果影响人心惶惶，婦女則夜間不敢單獨出門。至於對同學們的害處，是毒害思想，麻木思想，導青年入非非之歧途，致使生活浪漫，荒廢學業等，結局成了迷途的羔羊。

最後是談到抵制的方法。咸認為應從以身作則入手，並勸請親戚朋友做到不看黃色書報和什誌；不看色情舞蹈和電影；不唱黃色歌曲的地步。在學校中，各班宜成立小組展開工作，並經常聯合數班召開座談會，或組織歌詠隊，研究小組等等。

四大提綱研究了以後，便來一個大合唱，即唱反黃色文化的歌曲，在宏亮的歌聲中，壁上時鐘的時針正指着六時二十分，一會兒，主席便宣佈座談會結束了。

# 走向新生

余明

張文霖——這名字對初二丙的同學們是不會陌生的。瘦瘦的個子，書生般溫文的舉動，鼻樑上架着一付眼鏡，嘴角經常掛着一絲笑意。講話帶着濃重的福建腔；這是他的體態和特徵。給人家的印象是蠻好的。但是誰也料不到像這樣的一個純良的青年竟也遭受到色情文化的侵襲和毒害。

張文霖是個有着強烈的求上進心的學生。他對讀書的嗜好，積極性和理解力是驚人的。就在他初中一年，他已能在短短的四天中讀完了矛盾的子夜而且寫了一篇很完整，很深入的筆記。這種才能震驚了班上的同學，同學們便給他「文豪」的綽號。但年青的他在思想上，意志上的修養都還達不到成熟的階段，對於事物的批判力是極低的，一方面他固然勤勞不懈地閱讀着巴金，矛盾，魯迅；等作家的健康書籍，充實而且提高了自己；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不可避免接觸到了一些色情的書籍，在他家左鄰是一間小書店。他常懷着一股熱情的求知慾踏進那書店。然而他所看到的並不是他所要找的文藝書籍。書架上擺着的是花花綠綠的書。有的封面還印二個裸體女人。文霖對這些雖看不慣，然而他想，「一本書好壞不在封面，不妨買來看看……」。懷着這種想頭，他常買了一些色情小說。在那些色情的書中常露骨地和卑污地談着男女性關係。文霖在看這些書時常兩頰燒灼，週身起了一陣不自然的騷動。在經過數次的閱讀以後，文霖對這些書產生了一興趣」。雖然有時他理智上感到這些書的不妥當，不該看。甚至決心丟開這些書。然而每當他獲得這類書籍，他雙手還是頑固的執着書本，而兩眼還貪婪的看下去。他越看，內心也越苦痛。他失却了力量去控制自己。

因此，他在往後的日子裡，常常到那間書店去買書。當他每看完一本書後，總覺得慚愧和懊悔。然而他却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於是，他的色情的毒也越來越深。色情的毒素是以慢性進攻的態態進攻人們，暫時從表面是看不出他有什麼危險的，然而這正種下了他往後嚴重中毒的根苗。加上他的功課原本是很好。

程度高，有基礎，所以表面上也還看不出對該課有什麼危害。就在這學期來，他依舊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同學之一。因之他的警惕性便更加鬆懈下來，更加麻木起來。在他的「假期閱讀計劃」裡所計劃閱讀的書籍也不再是巴金，茅盾，魯迅等作家的著作而是最無耻的作者寫的色彩淫猥的小說了。

色情書籍以「性」問題（以錯誤觀點出發來談論的）吸引了這可憐的青年，愈來愈深的腐蝕着這青年，牠的毒素一天天表面化了。有時文霖會用兩手托住下頰在書桌上整整的坐他一兩個鐘頭。他想什麼呢？自然他又在想入非非。他想着女人的大腿，胸脯，想着怎樣談愛，怎樣擁抱接吻……他明顯地發覺自己有一股不正常的性慾的衝動在他身子裡騷動着。看色情書越多，這種不正常的衝動也就更加嚴重的發展起來。

於是開始找尋更強烈的刺激了。他開始對美國好萊塢電影發生極大的興趣。這些影片自然是以肉麻的大腿，接吻……之類東西來麻痺人們。首先，他到國泰戲院看了一部由依絲特惠蓮所主演的所謂「香豔肉感」的影片，就在第二天，他趕着去看另一部更無聊的裸體鏡頭的電影去了。往後，他從所謂「偶然」的變成經常的看，從一個人背後裏去看變成公開的約朋友一同去看。他的精神萎靡了，除了色情的東西外，似乎就沒有任何一樣其他的東西會引起他的興趣。他覺得疲倦，覺得渾身無力，覺得昏沈，有時功課做了一半便擱下來。對功課的興趣也大大的減退下來。數學習題往往不能按時交清。上課時他總極力的抑制自己來集中精神聽書，但他總覺得功課非常枯燥，困難好像增加了幾倍。更加難以理解，記住。這樣，當其他同學學習搞得一天比一天好時，他的學習一落千丈，成績搞得一團糟。他漸漸和他的同學疏遠。沒有參加同學們的野餐，打球，遊藝會……等活動。師長們對他們愛護也漸漸低減下來。

最後，這種墮落的傾向發展到了嚴重的程度。這是他的生命中最灰暗的一頁：他逛歌台去了。歌台上的舞女一脫二脫三脫地脫得精光大扭屁股，這淫猥的動作配合了淫猥的歌曲，刺激着文霖的每一根神經，他的心靈遭受了嚴重的損害，開始畸形變態起來。他把從歌台裡帶回來的裸體女人的照片偷偷地珍藏在枕邊，

每天臨睡前便拿來久久地欣賞一番。他暨女人的興趣顯然是增長了起來，經常想和女人接觸。當他和某些女的在較為僻靜的地方談話或散步時，他便會想起美國好萊塢電影男女一見鍾情後閃電般擁抱接吻的景像。於是一陣陣性慾的激烈衝動火般的燒灼起來。當然他並沒有幹上這些男主角所幹的卑下的行為，他以極大的控制力將這種衝動壓服下來。難道他不知道這是卑鄙的醜行，是道德墮落的表现嗎？懂得的！（而且很清楚！）因為他本質上還是一個純良的青年。他的思想處在極端矛盾的情況下。他感到痛苦，感到悲哀。他幾次反覆地坐在鏡前沈痛地反省自己，痛罵自己的墮落，立下最大的決心來克服這種惡劣的傾向。然而每當在他的感情衝動起來的時候，他竟全然忘了自己的反省，毫無理性的再去看不腿電影，裸體歌舞，色情書報了。他消極，他悲哀，他痛恨自己的軟弱無力，不能克服錯誤。他的精神起來萎靡，在他悔痛自己的墮落時竟還三番四次地想起了自殺的專怯念頭。他看到擺在他面前的是灰色的道路和黑色的墳墓，而他正一步步地走向墳墓。

「莊玉珍慘案」在這時發生了，整個星洲社會被這案件所震動，同學們緊張地，嚴肅地議論紛紛：

「這種滔天的罪行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難道我們能够坐視這種罪行繼續發展下去嗎？」

「當然不！如果這種罪行不消滅，那麼莊玉珍第二天可能就臨到我們的姊妹我們的愛人的頭上……」

「呀！是的！我們有姊妹！我們有愛人！」

「這簡直就是不能容忍的事！」  
 從對「莊玉珍慘案」的悲憤發展成爲實際行動了，同學們透過這慘案認清了那造就罪惡兇犯促使青年墮落的社會淵藪——色情文化。咬牙切齒的起來進行反對它。

討論越來越熱烈的越廣泛的在同學之中展開。同學們都極興趣的談着這問題，而且在討論中提高了自己的認識。同學們談着什麼是色情文化，色情文化對青年的危害，甚至提出了抵制色情文化的辦法和步驟。許多同學們都坦白了自己所遭受到的色情文化的影响，而決不

感到絲毫的慚愧（這又何必呢？因爲這是光榮的象徵，表示自己已跨進一步了）。  
 文霖呢？作爲一個深深地遭受色情文化毒害的青年，難道可能在這漸漸掀起的反色情文化的狂潮中靜默麼？當然不可能的。他在這狂潮中又發生了急遽的變化。同學們的每一句話都像一根最鋒利的匕首插進他的心扉，就好像針對着他講的。他頰頰燒灼；踉蹌不安地聽着同學們發言。同學們的坦白更激動了他。

同學們的教育鼓動起了他的新生的力量，無限地增加了他的鬥爭勇氣，他漸漸從昏迷狀態裡清醒過來。他再三反省自己，痛下決心根除自己的錯誤；然而由於過去色情文化長期侵襲的結果，文霖在感情上仍舊沒辦法拋棄色情的電影和書報。他痛苦着，展開了嚴酷的理智與感情進步與墮落的和思想鬥爭。「我要不要求進步呢？」他會幾次反問自己。「我要不要起他的新生力量同時獲得更大的思想上的援助；但是一面子問題」又限制了他這樣做。「爲什麼人家能够那樣做我不能夠那樣做？」他反問自己。最後，他選擇了新生求上進和坦白的道路。

在一天下午，他約了幾位朋友到他家中去。他沈痛地陳述了過去他所做過的一切。他的幾位好朋友震驚了，也們完全想不到一個「文豪」竟變成一個「色情狂」。但他的幾位朋友是理智的，非但不對文霖加以攻擊，諷刺和謾罵；相反的，極力的表揚文霖這種勇敢的坦白精神，同時更加以積極鼓勵和教育。

「文霖！你會克服你的錯誤進步起來的。」  
 「能够認識自己的錯誤，克服自己的錯誤，你依舊是好的。」  
 文霖感動得流下至誠的眼淚，緊緊地握住他的同學的雙手。

往後，反色情文化的工作更蓬勃的開展起來了。報章撰文討論這問題。先生也積極支持這工作。文霖這時積極的進行學習。由於過去色情文化對他的毒害實在太深了，有時在他警惕性鬆懈下來時，他對色情文化的「興趣」還會表現出來，這使他憤怒。因之他更積極的去在實踐中鍛鍊、學習，克服自己的錯誤。一個月後，文霖非但在思想上認識色情文化的毒害

，同時更在感情上建立了對色情文化的憎恨，在實踐中參加了反對色情文化的工作。

學校裡熱烈地召開了一個全校性的師生聯合座談會。文霖代表初二丙的同學出席了這會議。會議上，在主席報告及師長講話後，文霖便站起來發言。

「主席！諸位先生！諸位同學！今天我覺得萬分高興，我能够參加這座談會……」他用徐緩的，堅強的聲調開始發言。「但是，最使我興奮的，還是我得到了新生，原來我過去曾經是個深深地遭受文化毒害的青年。現在，讓我坦白的把我受害的經過陳述給大家聽吧！！」

座裡的師生們屏息着，凝神地傾聽着這青

針對着莊玉珍被姦，劫，殺的空前大慘案發生後，本坡中正中學初中的同學們，發起了一個轟轟烈烈的偉大運動，就是「抵制黃色文化運動」，他們認為這個黑暗的社會，會接二連三的發生許多慘絕人寰的姦殺案，十居其九是受了黃色的書報雜誌，色情的電影以及出賣色相為號召的歌臺、歌舞團等的誘惑，因此要想用他們的力量來堵禦這

一股「黃色潮流」的泛濫，這是非常值得敬佩的壯舉。我希望這個運動不但要發展到各間中學，小學，甚至能深入社會中的勞動階級，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因為他們受了黃色毒素。麻醉了自己，非要這支「解毒針」來救不可！

爲了要響應這支勇敢的青年戰鬥隊的號召，我願意提出我的一點小意見，貢獻給所有的青年朋友！

我認為要抵制這股強有力的「黃色潮流」，並不是去阻止它的來源，根本上也阻止不了，反而會弄巧反拙，豈不是白幹一場嗎？而是要從個人本身做起，要以行動來表現，不要儘站在臺上喊幾句口號，或者開開會就了事。

什麼才是個人應採取的行動呢？

(一)儘管那些黃色的小說，小報，雜誌等擺在書局裏，書攤上，只要你不要去買它，久之，黃色作品沒有銷路，自然就會垮臺，慢慢地也就絕跡了，社會的毒根少了一條。

(二)美國的大腿戲，法國的裸體片，對

## 先控制你自己

年的陳述，這是有力的控訴，每一個字都鋒利的打入了聽衆的心底。文霖愈講愈憤怒，愈激昂，全體師生也都跟他一同燃燒着悲憤的怒火。

「師長們！同學們！一個優秀純潔的青年竟墮落到這個地步，這是誰的罪過？誰的罪過？這是萬惡的色情文化的罪過！我堅信除了我以外還有千萬的純潔青年正遭受色情文化更深的毒害。同學們！師長們！讓我們堅決地擊退色情文化的進攻吧！讓我們掃蕩它給青年帶來的毒害吧！爲了不讓莊玉珍第二成爲我們的姊妹和愛人，讓我們積極地工作吧！」

會場上轟然響起了暴風雨般的長久的掌聲。

青年的引誘力是多麼的強呀，但是別理會電影院大吹特吹的廣告，只要你不要掏腰包去買入場券，眼看着門庭冷落觀衆稀少，影院主人，決不想虧本的，只好換片子。

(三)歌臺或歌舞團表演的模特兒，裸體，脫衣舞，草裙舞等，乾脆連誰都不去瞧它一眼，看他能說到什麼時候，裸到哪個時刻！

以上三點，綜合起來只有一點：不要去接近黃色的文化。看起來似乎是很容易做得到，但是認真的說，卻又是件相當困難的事，除非具有絕大的毅力，堅強的意識。因爲許多青年人意志不够堅定，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動，以致輕受誘惑而着迷。

難道我們因此而放棄了責任嗎？不！一萬個不！再勇敢的青年戰鬥員，站定你們的崗位，荷槍彈藥，戰到底！

對付那些不能自制的青年朋友，我們應當慢慢的勸導他們，告訴他們黃色文藝作品，會把一個人變成一隻老虎，一隻狗，一隻……；然後再介紹他看一些有價值的文藝作品。把含有毒素的血液抽出來，再輸入新鮮，活力的新血。

不過，青年的戰士們，千萬要記牢，你們要能先把自己控制得好好，才進一步去救你的兄弟，姐妹，朋友，同學以及千千万萬沈溺在黃色潮流中的朋友！

紙的報愛界學來及新  
：報讀最生亞馬市

# 新報

版出六、四、二期星逢每

A 號八五一街絲絲市新：址社

九三七一：箱信 七五一六：話電

## Sin Pao Press, Limited.

158-A, CECIL ST., SINGAPORE.

TEL: 6157. P. O. BOX. 1739.

言論公正

新聞翔實

副刊精彩

版式活潑

建立健康理論

反對色情文化

定價：

每份一角五分

每月一元八角

茲滙奉叻幣.....元.....角訂閱

荒地半月刊.....份自第.....期起至  
第.....期止請

發給收據并按期交寄為荷此致

荒地社

定戶.....(英文).....

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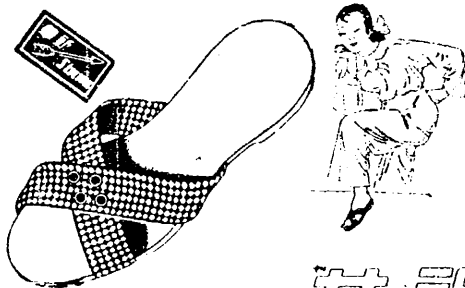
(英文).....

### 荒地半月刊定價表

全年	半年	三個月	定期
叻幣七元	叻幣三元半	叻幣一元八角	實價
算地費一幣三 地另二角。 加律免，寄零 四分收。英售 分，其。英每 航寄他。屬本 照各郵郵叻			附註

自己訂閱本刊  
更介紹朋友訂閱  
是愛護本刊的具體表現！

# 新華膠鞋



新華公司製膠製造廠

新加坡美芝路四十二號 亞答街五十五號 亞答街五十五號 亞答街五十五號

兼售手錶水筆  
種類繁多 取價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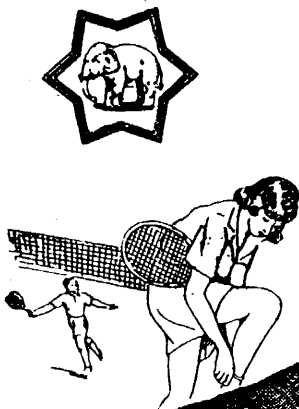
配鏡最多 工好貨好



各種新型眼鏡齊備  
學生惠顧 特別優待

# 象標

彈簧 羽球鞋



象標 膠鞋

南洋鞋廠出品

南洋製鞋有限公司 總廠星洲 分廠新山